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  
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  
見間有踳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  
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  
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黃圖三輔舊事皆  
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  
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址所在  
田父野老之言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缺  
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告山海經



之誕水經之考括地輿地志之靡曼皆是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  
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  
疑誣矣知西安府南塏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爲序故  
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  
嘉靖辛卯十月庚寅武功康海序

### 長安志圖序

關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稱天地奧區神臯周及  
漢唐都之子孫皆數百歲雖其積累深厚亦曰神器  
之大措之善也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廓分郊畫畿  
制作詳密城郭宮室之巨環市井風俗之阜繁山川  
靈迹之雄偉竒譎史冊所書裨官所記文人碩士之  
揄揚頌嘆習而誦之如談蓬室閱苑鈞天帝居使人  
且可得聞目不可得而覩也

圖見示當時弗能盡曉茫然

之及來陝右由潼關而西至長安所過山川城邑或



遇古跡必加詢訪嘗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觀曲江  
江北至故漢城臨渭水而歸數十里中舉目蕭然瓦  
礫蔽野荒基壞堞莫可得究稽諸地志徒見其名終  
亦不敢質其所處因求昔所見之圖又乃得之於是  
取志所載宮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識  
瞭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圖舊有碑  
刻亦嘗錄附長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  
圖待制呂公大防爲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是前  
志圖固有之其時距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徵也  
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因與同志

較其訛駁更爲補訂竊厪爲七圖又以漢之三輔及公  
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古迹不止乎具  
涇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遺者悉附入之總爲  
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爲志設也  
嗚呼廢興無常盛衰有數天理人事之所關焉城郭  
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溝洫之利疏漑之  
饒生民之衣食繫焉觀是圖者則夫有志之士游意  
當世將適古今之流生民之澤不無有助豈特山  
林迺虛悠然遐想升高而賦者以資身聞而已哉至  
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順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



書侍御史東明李好文序

長安志圖目錄

河濱漁者編類圖說  
前進士頻陽張敏同編校正

卷上

漢三輔圖 奉元州縣圖 太華圖

漢故長安城圖 唐官城坊市總圖 唐禁苑圖

唐大明宮圖 唐宮圖 唐皇城圖

唐京城坊市圖 唐城市制度 奉元城圖

卷中  
咸陽圖 唐乾陵圖 唐陵圖說 圖志雜說二十篇

咸陽圖 唐乾陵圖 唐陵圖說

唐乾陵圖 唐陵圖說 圖志雜說二十篇

卷下

涇渠圖說序 涇渠總圖 富平石川澆田圖

涇渠圖說 渠堰因革 洪堰制度

用水則例 設立屯田 建言利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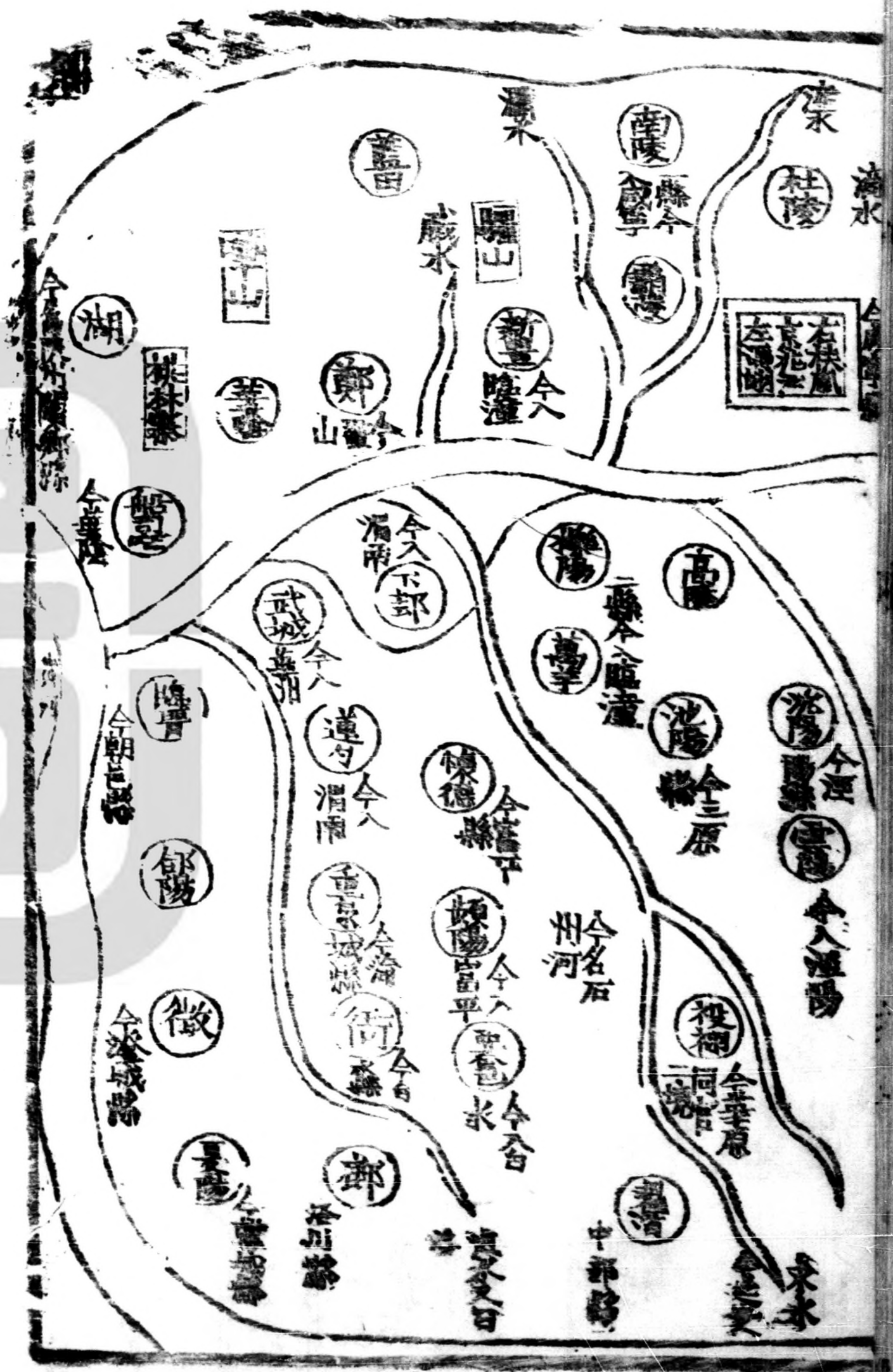
總論

目錄終









漢水

南陵

縣今

襄陽

漢水

襄山

襄陽

襄水

襄陽

鄧州

襄山

襄陽

湖

襄陽

襄陽

高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襄陽

州

襄陽

襄陽

今入下部

武城

襄陽

今朝

鄧州

微

今漢城

襄陽

鄧州

襄陽

中

襄陽



大華圖

南

五粒松  
細羊平  
果龍潭  
廣遠泉  
古嶽廟  
白蓮池  
六一池  
卦池  
蓮華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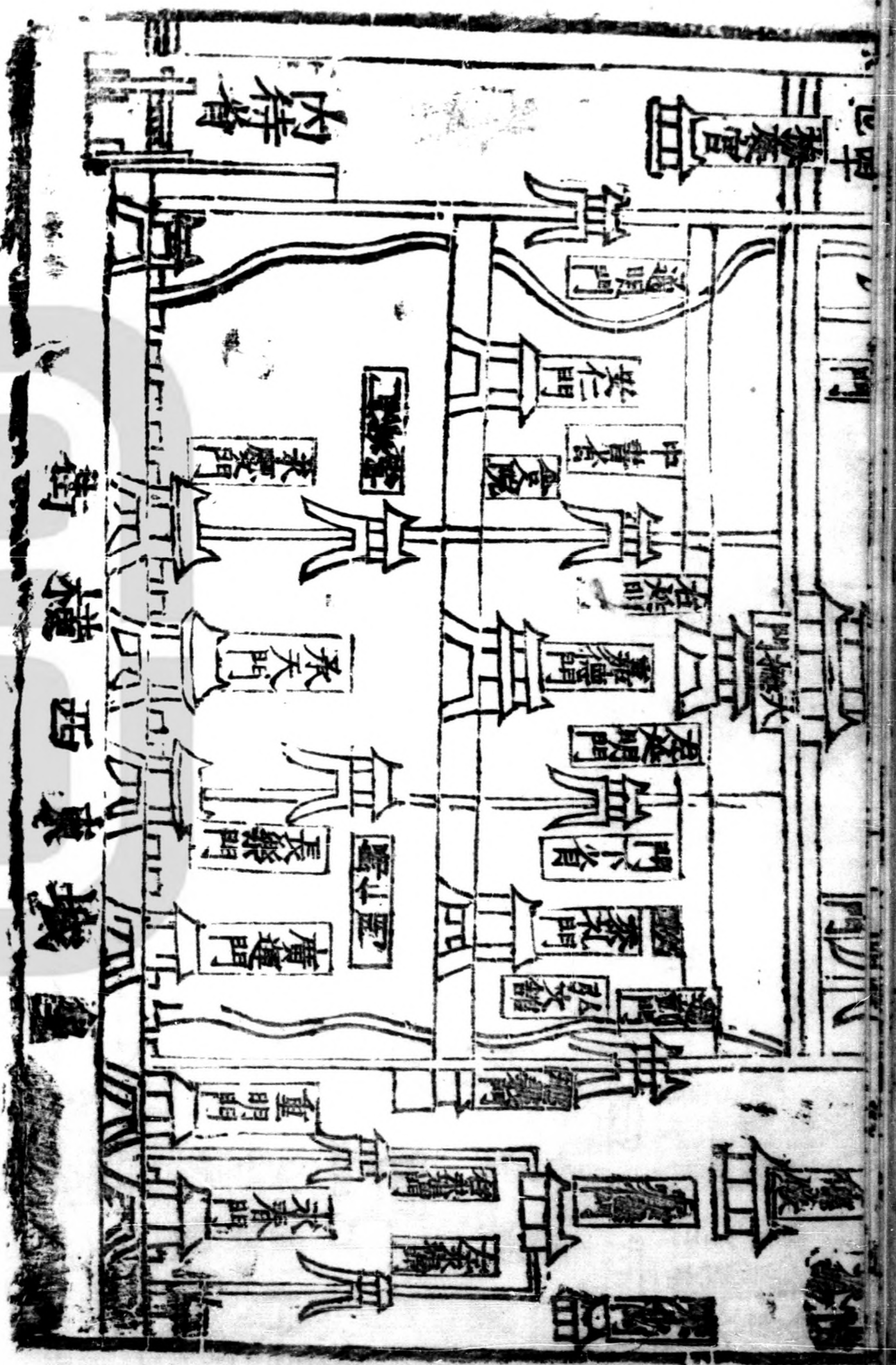












城東街西橫街

內待省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慶門

承天門

長樂門

廣運門

重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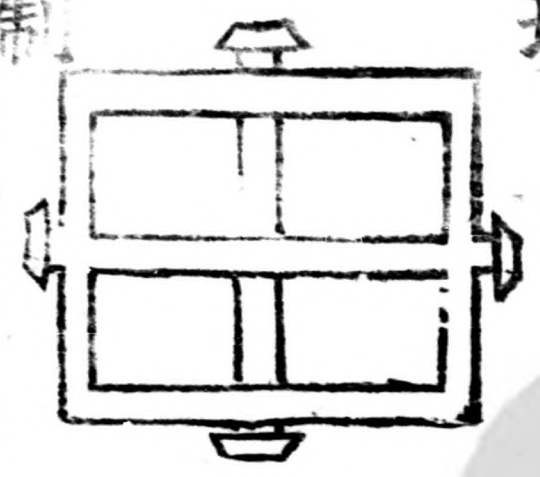
承慶門





城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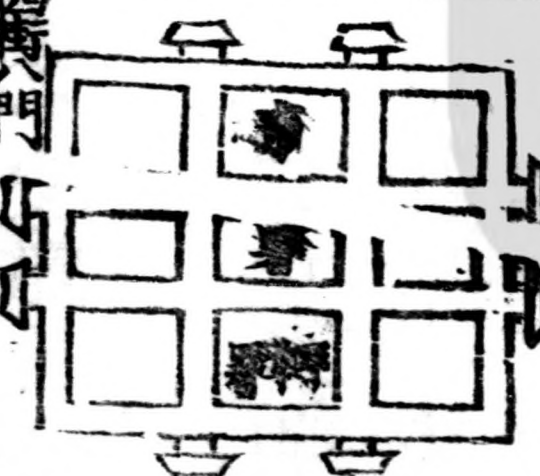
一坊



皇城坊之制



皇城坊之制



市制四面皆市  
人居之中為二  
署蓋治市之官  
府也  
舊圖全畫坊市  
制度今門小不  
能記容別畫  
一坊之制以見  
其餘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  
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掖庭宮廣一里隋開皇三

規建皇城制度先築外郭城次

皇城亦曰城東西五里二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二百



四十一<sup>上</sup>步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並列臺省寺衛  
承天門外有東西大街南拓廣三百步<sup>限二橫街</sup>  
之南有南北大街東西各百步<sup>即朱雀門街</sup>自兩漢以後  
都城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事  
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才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  
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外郭城東西一十八里二日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

二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sup>唐外郭</sup>

南面各一門直十一街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  
朱雀街亦曰天門街南直明德門南北九里一  
十五步縱十二街各處皆直街四城之南橫街十步  
四十五步皇城左右

安福延  
廣百步

夾城玄宗以隆慶坊為興慶宮附外郭為複道自大

明官渚通此宮及曲江芙蓉園又十宅皇子令中

官押之於夾城起居界郭廡<sup>後宣宗於夾城南頭</sup>

入青龍寺俗號新開門杜牧之詩六龍  
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謂此

坊市總一百一十區萬年長安以朱雀街為界街東

五十四坊及東市萬年領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

市長安領之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

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街一十四坊象一年并

閭每坊皆開四門中有十字街四出趣門皇城之



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周禮王城九  
達之制其九坊但開東西二門中有橫街而已蓋  
以在宮城正南不欲開北街洩氣以衝城闕其若  
櫛北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比也

城圖云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  
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廣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  
各廣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  
廣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  
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  
門四面街各廣百步

渠水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漑至長樂坡驪  
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城入  
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  
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  
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

呂氏曰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畦分基  
布間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連亡幾偽無所  
容足而朝廷宮寺民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  
精制也唐人蒙之以為治更數百年不能有改其  
功亦豈小哉隋文有國總二十二年其剷除不廷



者非一國興利後世者非一事大趣皆以惠民為  
本躬決庶務未嘗逸豫雖古聖人夙興待旦殆無  
以過惜其不學無術故不能追三代之盛予因考  
證長安故圖觀官氏此言是圖愛其制度之密而  
勇於敢為且傷唐人昌疾史氏沒其實聊記於後  
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  
汲郡呂太坊題京兆府戶曹參軍劉景陽按視并  
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鄜州觀察友使石蒼舒  
書

跋語此圖舊有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兵後失之

雷德元完顏椿者訪得碑本訂補元命工錄  
附于長安志後壬子年中秋日合口邳邦用跋

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國節度使韓建築時朱全忠

昭宗于洛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廬舍長安遂墟

建遂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南開朱

雀門又閉延喜安福門北開玄武門是為新城即

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內外二重四門門各三

重今存者惟二重內重其趾尚在東西又有小城

二以為長安咸寧縣治所謹按長安京兆

聖朝奄有天下初為京兆府後為安西路至六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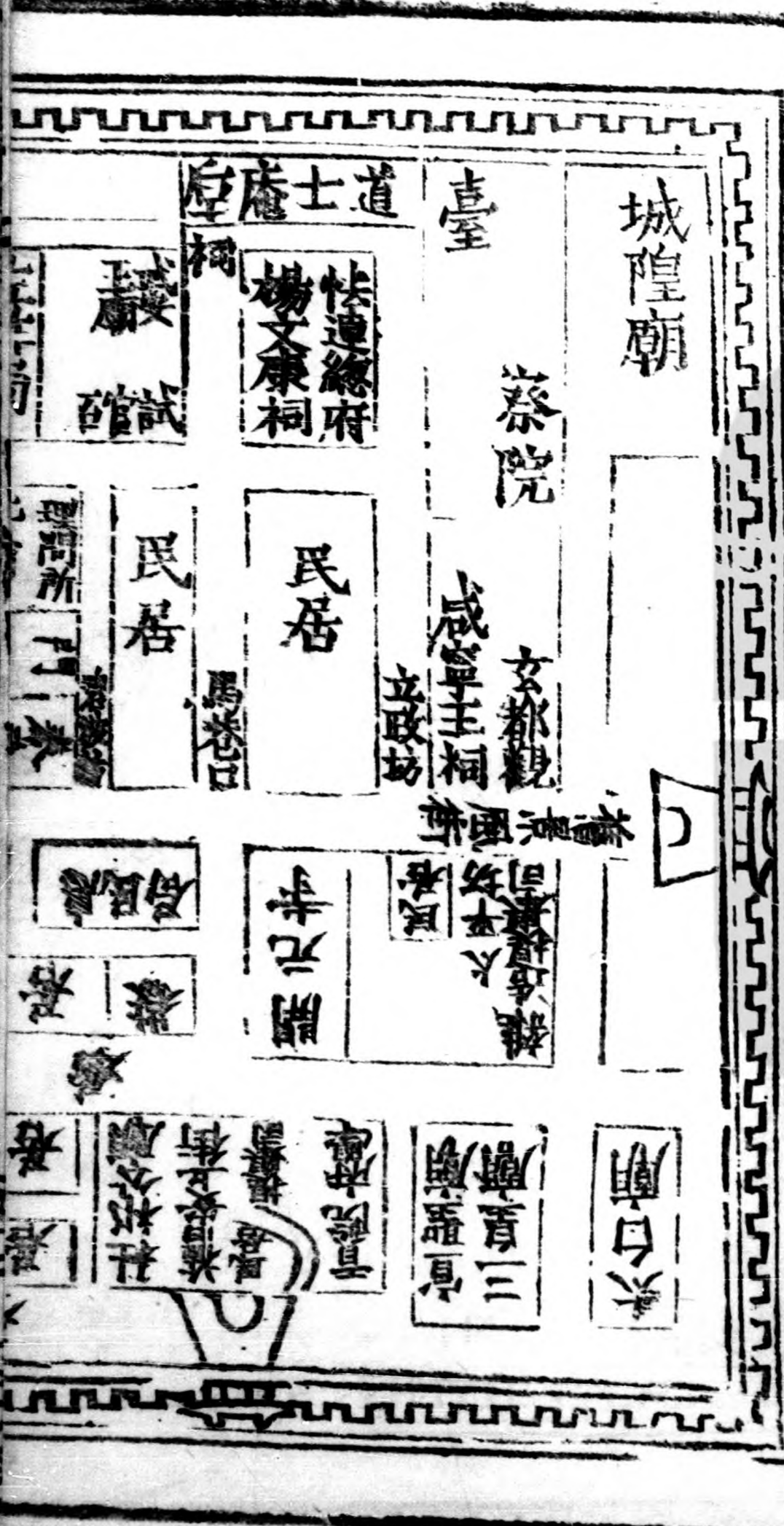
改奉路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置治於此改路  
 不知何年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至元七年改行  
 尚書省九年改設王相府十七年罷王相府復立  
 行中書省二十三年四川分省成都專立陝西行  
 省二十八年立行御史臺於雲南大德元年移置  
 陝西奉元

奉元城圖

安西故宮

寧縣

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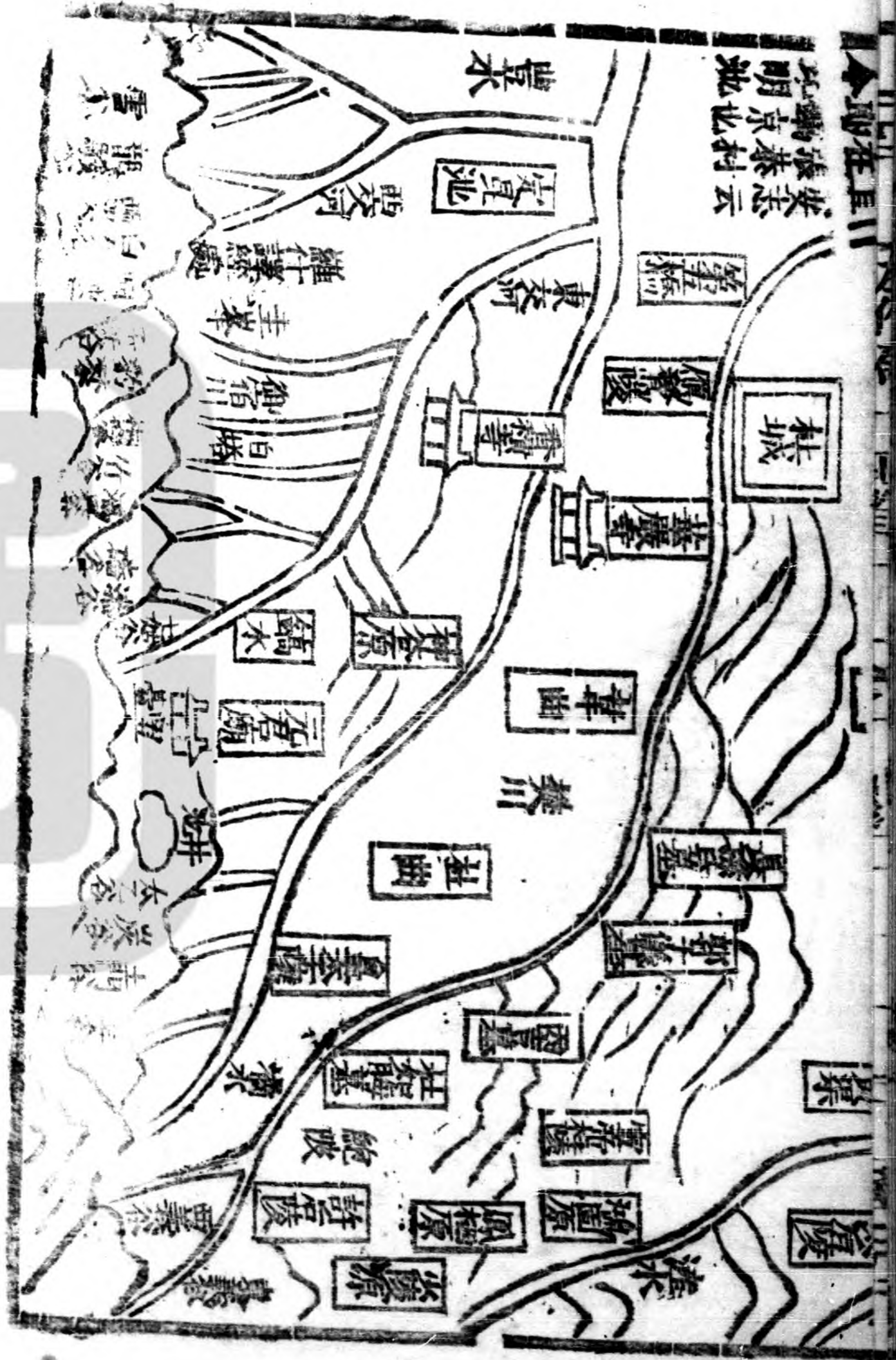








安志云  
張恭村云  
明池也



唐驪山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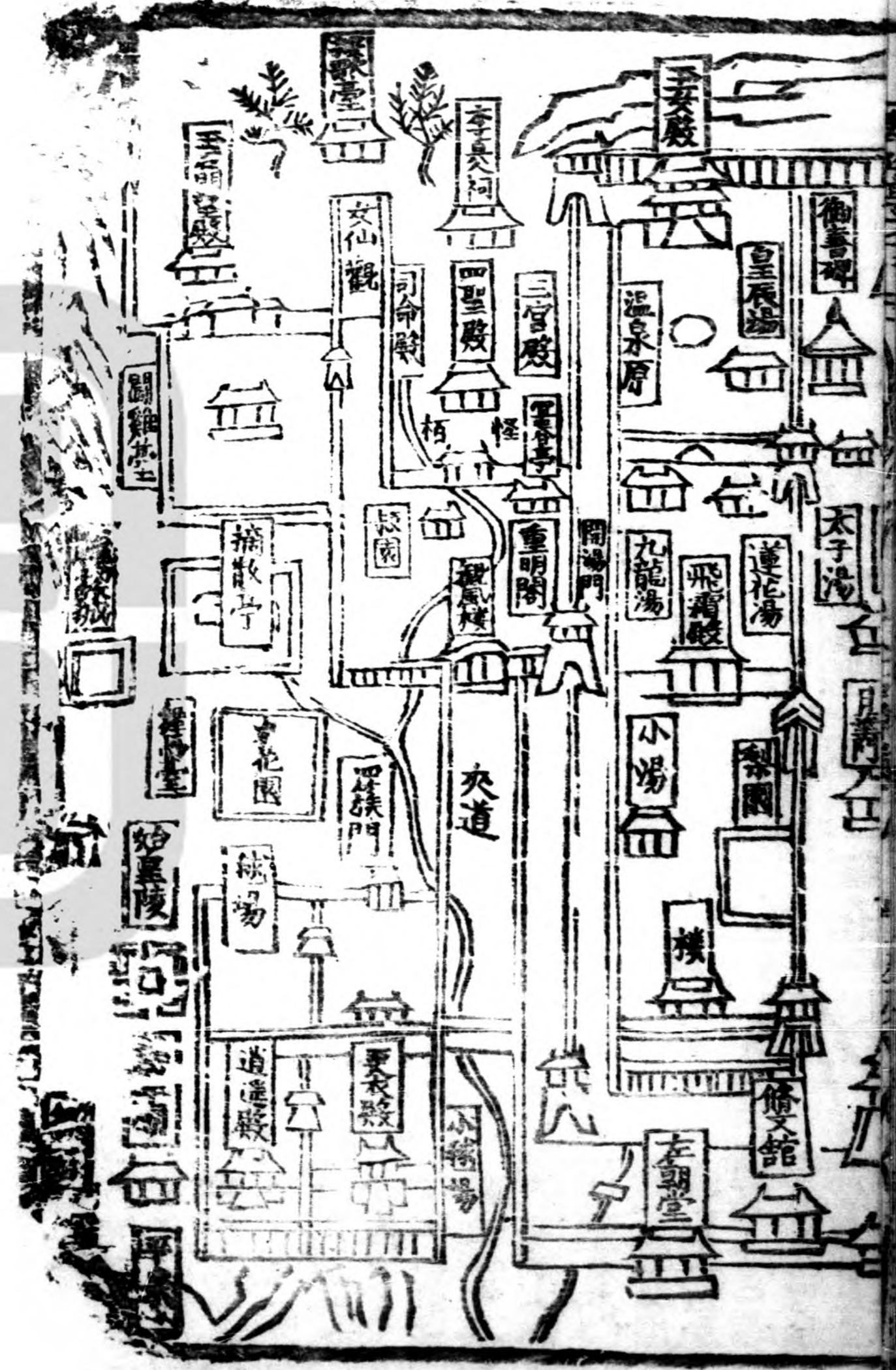












青驪山宮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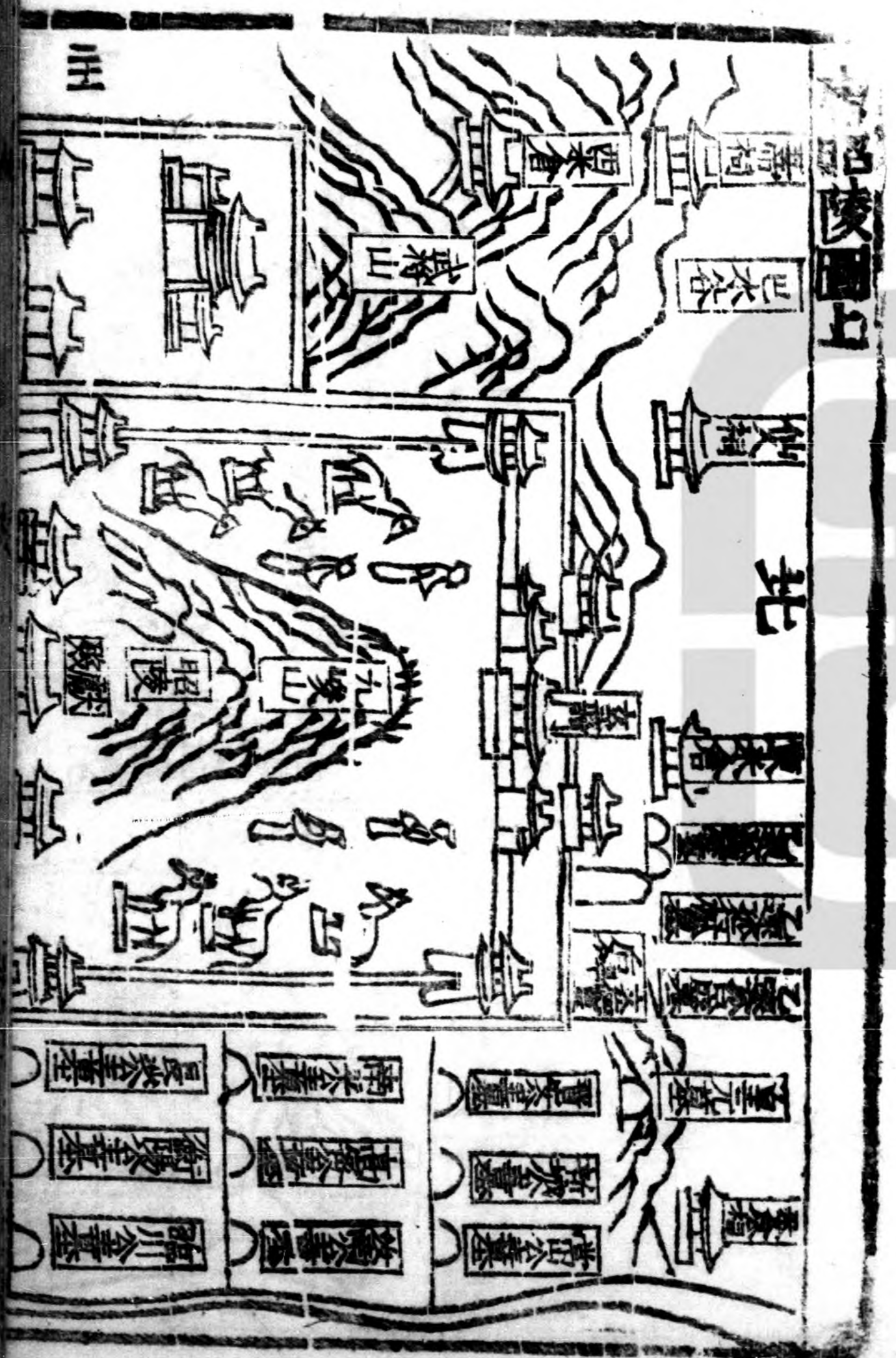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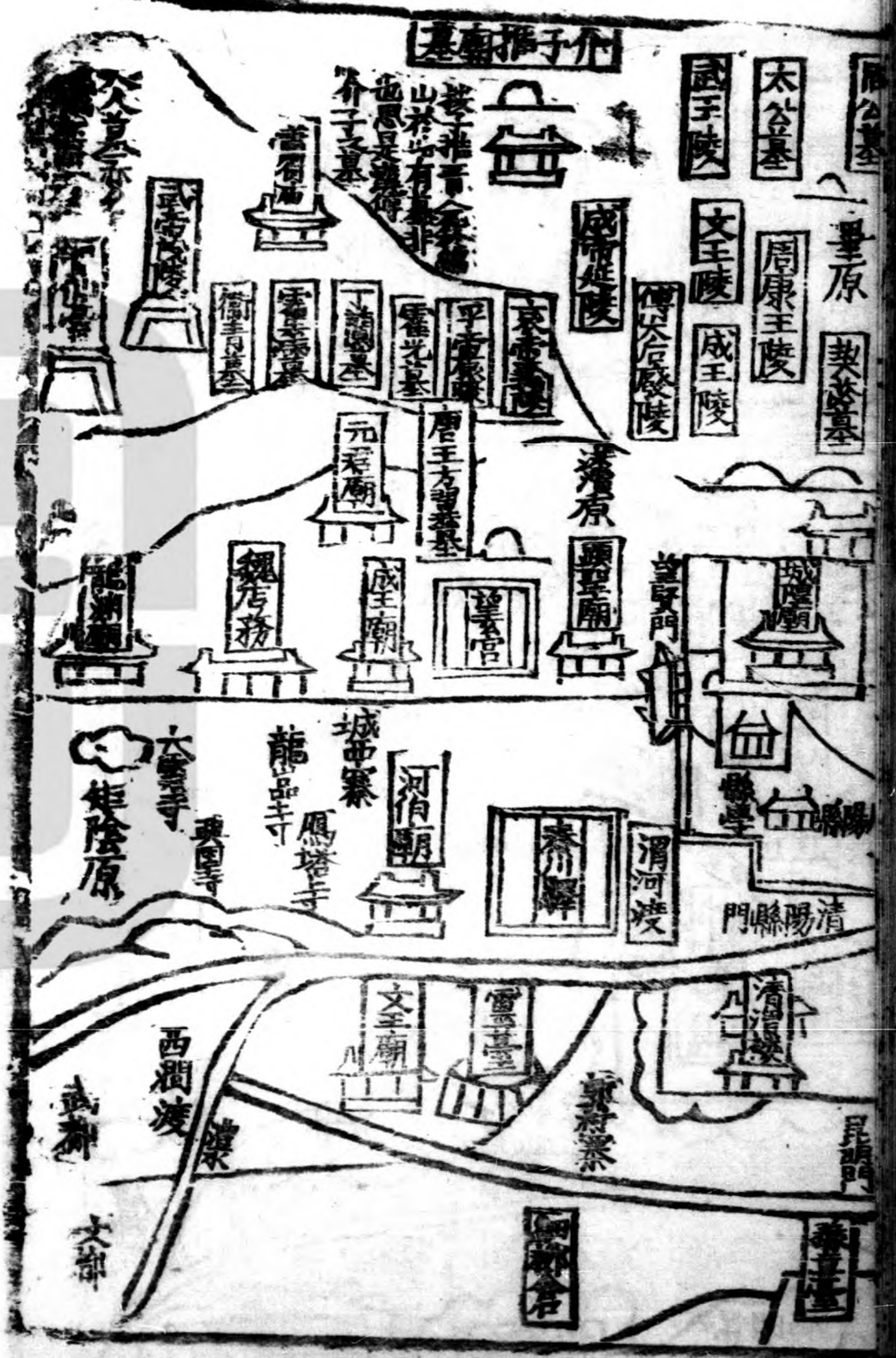
秦漢周隋相繼崇飾唐貞觀中始營御湯天寶六載築羅城於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浴湯為池增起臺殿環列山谷因改宮為寧清宮明皇歲幸焉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

臨潼縣治今居廢官之北址○糾陽樓新長安志載之在老母殿北或曰即望京樓也未知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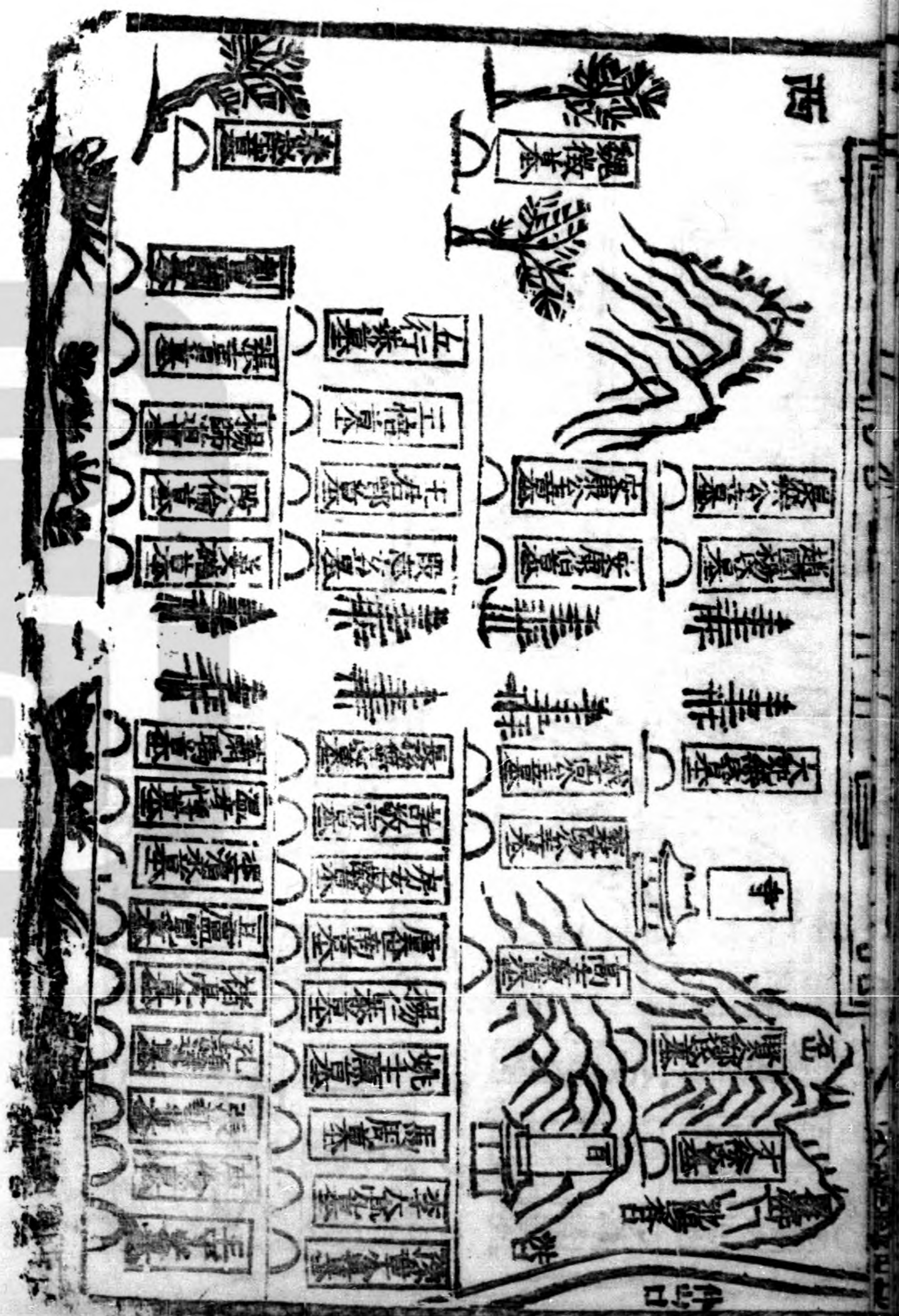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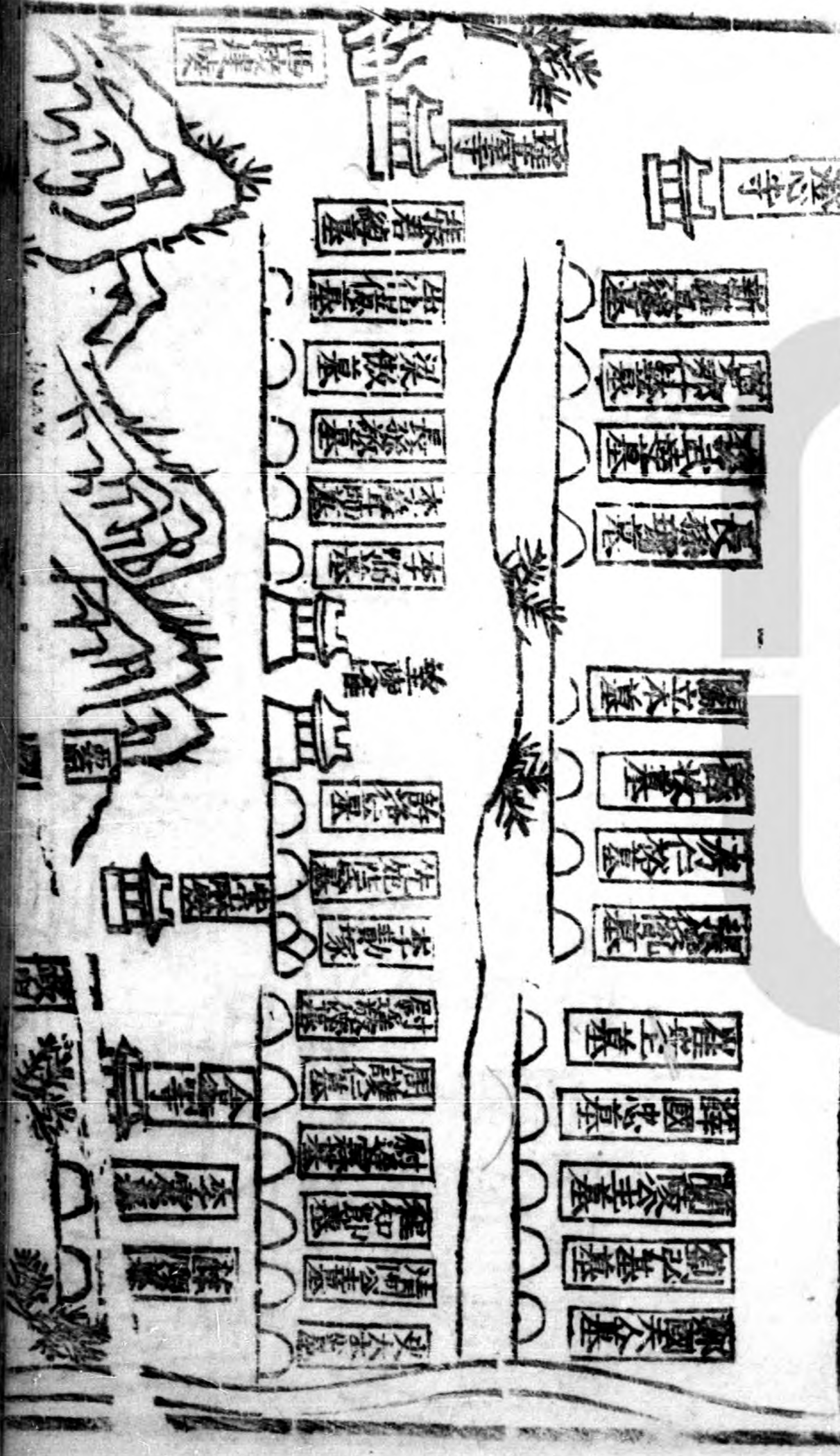
西

西

西

西

唐昭陵圖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之將相陪葬自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二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回一百二十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

七人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三十一人 妃嬪越

國大妃燕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十一

三人 丞郎三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

人 功臣大將軍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

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

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

乙沱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祿爾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新



羅樂浪郡王金真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  
拔 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 龜茲王訶黎布  
失畢于闇信 馬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

武衛將軍麴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

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關

之下一曰青驪平實建德時乘贊曰足輕電影

飛練定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實建德時乘贊曰

我戎衣三曰特勒驃平宋金

剛時乘贊曰怒策四曰颯露紫平

東都時乘贊曰紫鸞超五曰奉毛

平劉闡時乘有石真容自援箭處贊曰月精

弘天載戰氛埃廓六曰白蹄鳥平薛仁果時乘

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

肅宗建陵陪葬功臣尚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高宗乾陵在奉天縣宋元祐中計使游公圖而刻

之坊禦推官趙楷為之記曰乾陵之葬諸蕃之

來助者何其衆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餘威遺

烈乃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其酋長六十一

人各肖其形魄之琬琰庶使後人皆可得而知

之石人皆刻各人姓名歲久曼滅近得將公所

刻四碑而亡其一每碑十六人各寓其表誌







漢乃錄高宗天后時朝臣六十人重圍於陵所  
其間忠良骨骸高才俊逸如張說蘇廷碩狄仁  
傑婁師德劉仁執唐休宗李喬賀知章馬周  
李昭德王琳張仁愿崔神慶李務光張柬之魏  
元忠陸元方李懷遠畢誠杜景佺皆一代善士  
固當紀者若夫武三思韋巨源崔湜武承嗣蘇  
味道封德彝之輩回邪險佞負國自謀而皆給  
形于壁鏡記于石丹青可渝而善惡之迹不可  
變砥石可磨而勸戒之意不可浪則斯名也其  
與天地同於不朽哉措之記在元祐七年六月  
其諸帝之陵在乾陵之東者僖宗靖陵也在三  
原者高祖獻陵也敬宗莊陵也武宗端陵也在  
雲陽者德宗崇陵也宣宗真陵也在富平者中  
宗定陵也代宗元陵也順宗豐陵也文宗章陵  
也懿宗簡陵也在蒲城者睿宗橋陵也玄宗泰  
陵也憲宗景陵也  
穆宗光陵也

圖志雜說

龍首山古志曰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  
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又曰漢取山土為城  
山之餘尾在城西南數里乃盡今按城南鼎門之  
西南北附城有土嶺可二三百步望之隱然如城  
俗名之曰土蛇嶺此即山之餘土也又漢臺廢城  
闕皆栽山土為之是以高大數千年不圯西京賦  
曰疏龍首以抗殿是也山之餘尾城南皆已湮平  
坡陀豆出復身於唐大安宮西東西橫亘迤邐而  
去今大安宮城及內苑後墻會元殿臺一帶俱在  
山上下去平地可六七丈南望城市俯而視焉



原自舍元以東其地漸平不見堤壩一曰原亦  
望之隱然而東直隸水與白鹿諸原映帶南去  
又自長樂坡下其間中斷道出其間其西亦然  
多壘掘問之人云西隸郊時取其土也亦  
北斗城三輔舊事乃周地圖曰長安城南為南斗形  
北為北斗形今觀城形信然然漢志乃班張二賦  
皆無此說予嘗以事理考之恐非有意為也蓋長  
樂未央鄼侯所作皆據同阜之勢周二十餘里宮  
殿數十餘區惠帝始築都城鄼侯已沒當時經營  
必須包二宮在內今南城及西兩方凸出正當二  
宮之地下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其西二門以北滑  
水向西南而來其流北拒高原千古無改若取東

城正方不惟大寬又當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  
者言其委曲迂迴之狀蓋是順河之勢不盡類斗  
之形以是言之豈後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歟  
賦語文人之詞固多張誕然身未嘗至目未嘗觀亦  
未可輒拒而不信嘗讀漢人之賦遂西京臺觀之  
盛班孟堅曰軼雲雨於太半虹蜺迴帶於焚楯又  
曰攀井幹而未半日眩轉而意迷張平子曰將乍  
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王子淵曰若播岸而臨  
坳登木抄以閱泉論者以為皆危峴悚懼非王公  
所宜乘履誠為確論予至長安親見漢宮故址皆



因高為基突兀峻峙峯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幹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疎使失當時樓觀在上又當如何由是觀之則數公之言未可遽為張大也昔蔡九峯不信烏鼠同穴後人譏之子恐不知而論將使後人而復譏後人也

小兒原駱氏志載新說唐皇子幼則居內漸長成於東內苑為大宅於外為十六王宅外又置百孫院王子王孫勿得出外闔雞走狗蹴鞠彈射於苑中龍首原俗號曰小兒原或曰今原東有西番浮圖至元中所建其下是一古塚經營之始塹之為基

今亦不知有此名矣

村名長安咸寧二縣民多以故宮殿門闕名其所居然訛謬不可盡記志稱下馬陵訛為殿臺陵乘書陵訛為韓生塚建章宮訛為貞女樓翠華殿訛為祭酒臺不特是耳至以漢城為陽甲城霸城門為萬城門覆盎門為紅門西安門為黃門正武殿為講武殿城中又有白麥殿亦不知是何名然亦有傳襲舊名而圖志不載者如以宣平門為玉女門以其東有玉女山也以西門為金天門亦非野人



之語若此之類又恐前代舊有是名耳

朝官家兒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

方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代開天之始如勝

始生以福祿於未焚觀其官名未火可見是

此說似為有理然如其言則是陽甲之名漢已

當以古帝王之名目其城也宋沈道長安志曰

精傳亦不見取但言隋遷都此城遂廢俗呼曰

廣城此說是由蓋陽帝統父亡國民并其名改

時日曷喪云休後何疑乎

其後又轉而為楊家也

漢

瓦

形

製

古

妙

工

極

精

緻

雖

塵

壤

漬

蝕

殘

缺

漫

漉

漉

之如新人有得其无頭者皆作古篆盤屈隱起以

為華藻其文有曰長樂未央有曰長生無極有

漢并天下有曰儲省未央有曰萬壽無疆有曰

奉無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於陳倉得秦瓦

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官也以是知古人製

作不苟雖一瓦甃必有銘識不特彝鼎為然耳又

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於咸

陽北坂二意者必用其國號以別之歟又未央字

瓦凡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

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古瓦陽面多作小窩泥狀如雨點亦有作繩痕者予

嘗過其鹿臺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已前製

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



固泥也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  
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素獨故城中未央瓦表裏  
皆黑堅如鐵錫其不多得皆離宮瓦也由是言之  
雖其宮室壯麗猶有近古尚質也歎

長楊關中人家園圃池沼多植白楊今景龍池尤多  
皆大合抱長數丈葉厚多風恒如有雨因憶唐人  
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正謂此樹  
以見故宮悲涼之意也說者以長楊為漢宮今宮  
在整屋去驪山百餘里殊無相涉且漢以木名宮  
如桂宮棠梨棗章五柞者非一又安知長楊不以

### 是木名邪

樊川本樊噲食邑故名今其墓在神禾南原上長安名勝之地周處士

夏唐一杜公牧之祁國杜公奇章牛公之居皆在焉

唐人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可見昔時之盛今  
雖殘廢之餘而終南之神秀原陸之澶漫源泉之  
灌注草木之葱蘢近蜀之饒固自若也然古人勝  
遊之迹見於文章篇什者歷歷可考變遷以來蓋  
有名存而實亡有有其處而名不可知者前輩有  
張茂中同其友為城南之遊嘗作記以紀之當時  
遺跡猶有存者今欲訪之尚能見其彷彿據可知



者別為一圖綴其遺漏以補其闕曰杏園者唐新  
進士宴遊之所在曲江雁塔之南今皆耕為民田  
曰韓莊者在常曲之東退之與孟郊賦詩又逆其  
子讀書之所也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虔之居  
也曰塔坡者以其浮屠故名在常曲西何將軍之  
山林也今其地出美稻土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  
駙馬之居所謂主家陰洞者也翠微寺在終南山  
又有牛頭寺坡所謂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者  
也李抱玉碑在杜水村有墳柳宗元碑昌黎之文  
在少陵原之比人云陵西有蕭灌墓在焦村吐蕃

論弓仁趙村深瑯基亦在湖之西

能備載噫岸為谷深谷為陵而况區區之宅第

丘壠哉特以古人之名所仰止不欲遺之故耳樊

川今有華嚴寺但謂之華嚴川云其東十里許有興教寺在源半

全望南山最為能勝

杜陵今在奉元城東南二十五里三趙村陵在高原

之上即所謂固原也陵之制正方詢之居人每

方百二十步據地六十畝四面去陵十餘步皆有

觀闕基趾其東南數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皇

后王氏之陵也漢宣帝許氏早崩葬杜陵

去陵八里今在司馬



陵原上俗呼曰司馬塚豈以後漢所葬  
誤稱耶又雍后廢立王徒行為后後  
軍七十餘成帝時屬合葬杜陵村東  
塚稍大者恐是淮陽憲王等母三  
諸或貴人以下塚也何以言之若  
附葬必不在後言之列以是知之  
其東陪葬數  
千塚環拱森列大小不等其地里許亂塚百餘自  
是以北直至城南市西延亘高原之上累累皆是  
但不知其名耳

前代陵塚大明宮城北一里許唐禁苑也近漢城之  
東有大陵十餘制度不一備年代又遠必古帝王陵  
也其西南亂塚尤多予觀之蓋是秦陵何則唐  
之禁苑非管葬之所也姚西魏世不遠于文相

仍恐無此承平之制設為當時帝王之陵亦不當  
如此之近且西魏孝武陵王渭南文帝及後周文  
帝陵皆在富平隋文陵在武功煬帝陵在畢原宇  
文陵在好畤符健曠石安原而有終焉之志周漢  
諸陵皆不在此獨秦陵不見今樛里子墓在漢城  
中莊襄陵在今城東始皇扶蘇陵又在臨潼正與  
此陵俱是一帶予固以為秦陵無疑也其餘叢塚  
駱天驤所載韓信塚在霸城東三十里新店則夫  
漢友符姚以降諸臣或亦有之不可知也大抵古  
人陵塚圖志雖載其處然亦不敢必其所指是亦



知之之一道也華州亂石華州東有亂石十里里  
蔽野橫路馬闔幾不可行其大者皆如岡阜而不  
成山問之人云少華山崩也遂考諸宋史熙寧五  
年九月知華州呂大防言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  
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  
起堆阜各高數丈陷居民六社凡數百后林木廬  
舍亦無存者並山之民言數年以來谷上常有雲  
氣每遇風雨即隱隱有聲是夜初昏  
界無風雨山上忽霧起有聲漸大地遂震動食頃  
即有此變金翰林應奉蘭泉張建有不字坡賦子  
云坡在華州之東宋熙寧間阜頭神所移也皇統  
已春道過其間觀而賦之今其地有阜頭神廟  
山移之狀

因閱前史漢獻帝初平四年華山崩裂世遠不可  
推究唐武后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初六七尺  
漸高至三百尺名曰慶山今在臨潼東南二七五  
里與此事皆在人耳目者遂表出之嗚呼大化旋  
移振盪迴薄神變翕忽何怪不有夫以漢之獻帝  
唐之武后宋之神宗而皆有此希聞之大異則其  
為國亦可知矣  
火餘碑唐碑為巢寇所燬而尚存者三其一華山碑  
在西嶽廟剝裂之餘嶼巖削刻勢轉奇特初不類  
為碑者車立而不仆者數百年矣其一華亭樓碑



在景龍池南其一右軍碑在城西北嗚呼碑之壞以屋累也今其本欲傳遠區區以屋覆之其為計也淺矣

試官石在九耀街武安王廟前橫卧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卜其中否今觀石上有釘數十餘釘頭皆露亦有半入而上曲者皆李將軍射石飲羽蓋偶然爾此豈偶然者耶其理殆不可曉

關中碑刻

白石數而下秦漢以來所在甚夥而唐碑尤盛云云

寺觀墳墓之物風氣亦嘗祭之然其不能盡錄者亦多有趙明註金石錄三十卷而多不盡錄者

或云又有田氏康兆合石錄亦未嘗見唯儒上駱天驥嘗錄石刻一編惟其所類志後自言政履荆養身訪抄錄垂六十年終皇甫誕碑今在馮犢鎮亦率更所書字畫尤偉而不及載則所遺者多矣余嘗命魯齋書院刊補略志闕後因增續得碑刻于後而未暇也後之博雅君子得無有志乎云爾

國制有宋呂公大防所訂志中時亦引用觀其布置大段皆是然其宮室臺榭門闕委曲之詳理固不能盡也近因刻梓復加比較見其與志微有不合或與故跡顯然相戾者略載一二唐大安宮高祖所以處秦王也志曰在宮城之西今乃在其西北壞堞宛然今人猶曰秦王府圖本所載是也宮城



西偏附城有小城垣即掖庭宮也今見其處止可容置一宮而圖乃以大倉雜處其中大非所宜又志亦不曾載若此之類必是碑本磨滅後人不詳誤附之者又漢城中有人石馬掖庭東北垣上定心石之類今皆去之有一方臺不知何基考之於志恐所謂官人教藝之所名衆藝臺者也注云舊圖有之遺跡尚存今圖本却無不敢附入其顯然相戾者內苑北偏半在龍首岡上今其東乃是城墉兩頭有二角樓基跡皆高數丈其曲却是平地全無係着其地接基西有小墻基折而西去即內苑之北墻也其墻約二里許直一大基方廣數丈墻亦自此而絕其基

正當天安宮之東北以志考之當是翠華殿基所謂祭酒臺者是也不然是亦樓基其西南樓基歲久湮平遂使後人疑也今圖乃以禁苑之毬場慎置在此其上項所存城墉樓基與畫本宮殿全不相合然竟不曉當時之制果如何也因記於此欲使觀者必參志而求之方見古人全盛之制

水磨賦浮休居士之所作也

華州麗壁有石刻不著姓名或曰宋張舜民字

芸叟號浮休居士序曰浮休既授迹少陵一日有以

水磨求售者相與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謂之蕭曲自漢唐已來諸帝居之與後周道遙公曬書臺



唐杜岐公韓退之舊業鄭都宮之園池隣里籬落  
垠塉皆在人云李太白嘗居此也仰終南之雲物  
俯滴水之清湍喬林隱天脩竹蔽日真天下之奇  
處關中之絕景也暇日聊為之賦云粵自大樸既  
散機事滋熾抱瓮無譏斲輪改制脫大車之左轡  
障橫流之肆置圭測深淺審度面勢覆厦屋之沈  
沈醜長溪之沸沸徒觀夫老稚咸集麥禾山積碓  
臼相直齒牙相切碾磨更易晝夜不息洶洶浩浩  
砰砰劬劬鼓浪揚浮交相觸擊飛屑起濤雪翻水  
折仰而觀之何天輪之右旋履轅轅矣蟻行分寸

遲速間隔俯而察之何地軸之左行消息軒運  
撐挺拔千匝萬轉而不差忒逆而視之脩渠繩直  
高岸壁立汙汙漾漾滉滉漾漾如坻之平如練之  
明忽然走下若衆壑之赴禹門也順而索之盈科  
後進遇險斯止湫湫澹澹成文布理汪澄淵默乃  
身柔德力盡而休功成而退若君子之善出處也  
彼華山三峯之飛瀑吕梁百步之噴沫獨有賞心  
之玩曾無利物之實未若斯磨也不踰尋丈之間  
不匱一尺之力曾無崇朝之久而可給千人之食  
如是則驢馬不用麥城任堅農夫力穡知者固焉



故君子役其智小人享其利真為一鄉之賴豈止  
一家之事賈生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震盪相轉孔子觀於川流莊生監於止水因事會  
理是謂道紀况夫雍為九州之沃壤滴乃八水之  
上游樊杜引其吭豐鎬匯其羣壽山禦其表崇岡  
固其裏空淡鳥沒水老天深凭高四顧騁望千里  
其地產則動植飛潛充物皆美無所不備天府取  
之而不竭陸海探之而無底其人物則有漢唐已  
來常杜二氏軒冕相望園池櫛比逍遙公築臺而  
書社君卿鑿山而引水韓公之之

之北鄙參以太白忘機脫屣雖時代之屢遷顧風  
流之朱弭末有一叟扶杖采止非夷非惠不農不  
仕或釣或弋翱翔徒倚鶴髮船背頽然而已矣

補遺

昔愍帝建興元年劉曜長安入外城黃龍尾  
及諸營還屯道遙園四年曜攻陷長安外城晉

亦不允退守小城今按故城止有大城二重長安志

城狹小惠帝更築廣大以是而推恐初置者為小

遷其迹不存耳不然豈有王者之都無外郭耶又

長安城門名多重補愚恐亦有內城門名後世不

詳併指為一城也何以知之志書宣平門法曰西

京賦亦曰經城洫營郭郭是其一證歟又所引漢  
舊儀及郡國志說漢城郭數處必有誤字。龍尾  
營退之詩亦曰終南山頭入渭水其尾則與杜陵諸  
安地名今按龍首山頭入渭水其尾則與杜陵諸



原相去不遠矣。道進園志載其名見於姚秦西魏時以晉史言前世已有是園但不言其處。水謂今圭峰草堂是也。予以還字推之恐當在周隋唐皆有官關然劉曜亦都十年史綱曜作明等官及壽陵周四里後依霸陵制度志則不書今雖不知其處覽古者亦當知之。甚多按漢史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其儉至矣然猶不免為盜所禍夫苟有封樹之迹者豈信其儉而亡物哉且所謂得金帛者豈景帝不能盡遵文帝之訓或杜薄二陵所有不可知也。唐之諸陵亦皆遇盜惟乾陵獨完豈偶深秘盜不知之今其西北有大溝人謂之黃巢溝其發時掘也俗又云乾陵之上人有游戲慢侮及取其瓦石者輒有靈響或別有他咎往往有驗者夫武氏之威震赫一時百世之下尚能驚動禍福人耶。

余既為秦陵辯矣因明史記具列秦先君葬所其

所名地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大槩不出秦雍之域也其可知者圖志亦不盡載其不可知者今所在無名之塚又安知非是耶今叙史記所載以補志之闕且見余言之不妄云襄公文公葬西垂今國在岐之西寧公今離西之西出子葬衙馮翊有衙縣記曰武公葬宣鄠之平陽陽聚東南紀云葬雍平陽初德公宣成公葬陽繆公葬雍皇覽曰家康公葬雍初年桓公葬義死者百七里丘北景公葬丘里一作里公葬車里北即哀夷公葬左宮惠公葬平里一云趙公悼公葬信公



西城雍龔公葬入里

一作人里愚按里者二十五家之名今楊里正在長安城

中凡以里名者躁公亦悼公南懷公葬櫟園氏靈

公葬悼公西簡公葬在信公西出公葬雍獻公葬臨

園孝公葬禹圍惠文王始都咸陽葬公陵悼武王

葬求陵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西北畢陌

冢在杜中○今按咸陽圖畢有周文王冢昭襄王

葬芷陽今霸陵也自一碑以西皆芷陽孝文王葬壽

陵莊襄王葬芷陽今木門外呼韓始皇葬鄠邑扶

家亦二世葬宜春紀曰以黔首葬二

在焉秦瓦御史宋宜之嘗於阿房故基得一古瓦長二

尺許高廣六七寸正方漸殺如斧形宛然若屋狀

堅厚如白石隱隱遍作繩痕其相接處亦有筭距

如今瓦但朴素耳長安古跡此類甚多但不得盡

見也

中卷雜說



涇渠圖序

古者因井田而通溝洫勤播植以盡地力陂澤之利  
其昉於此乎太史公作史記而書河渠自是厥後術  
智之士能以水利利民者代有人焉關中自秦鄭國  
疏涇水溉斥鹵田為沃野民賴其饒者二千年

國家因前代故迹梁石引水注填闕以冀民疇廣屯  
田以助經費設官分屬如古郡守刺史職其重也然  
日久法禁弛而人弊滋典守者或不知其所事積習  
垢玩使古人良法美政幾乎熄矣是年二十餘從先  
君宦游開關中已知涇溝為民利害而未識其詳也



後三十年遂備員御史甫至聞前祭酒李公惟中今  
為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每以撫字為念嘗刻涇水  
為圖集古今渠堰興壞廢置始末與其法禁條例田  
賦名數民庶利病合為一書名之曰涇渠圖說索而  
讀之信乎其有裨於治也嗚呼其知恤哉夫居其職  
而不知其所以為職非智也知其職所當為而不為  
之非忠也今也食君之祿治君之民邈焉如視越人  
之肥瘠而反攘剝之暴矣之豈士君子之心哉因書  
其端以諭夫莅事者

至正二年冬十月日奉訓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監察御史樵隱必申達而序

圖說目錄

圖說本長安志圖之下卷也以其記錄頗多且涇渠

利民為大故自為一編書凡六篇圖二今列其目以便觀者

涇溝總圖

富平石川溉田圖

渠堰因革

洪堰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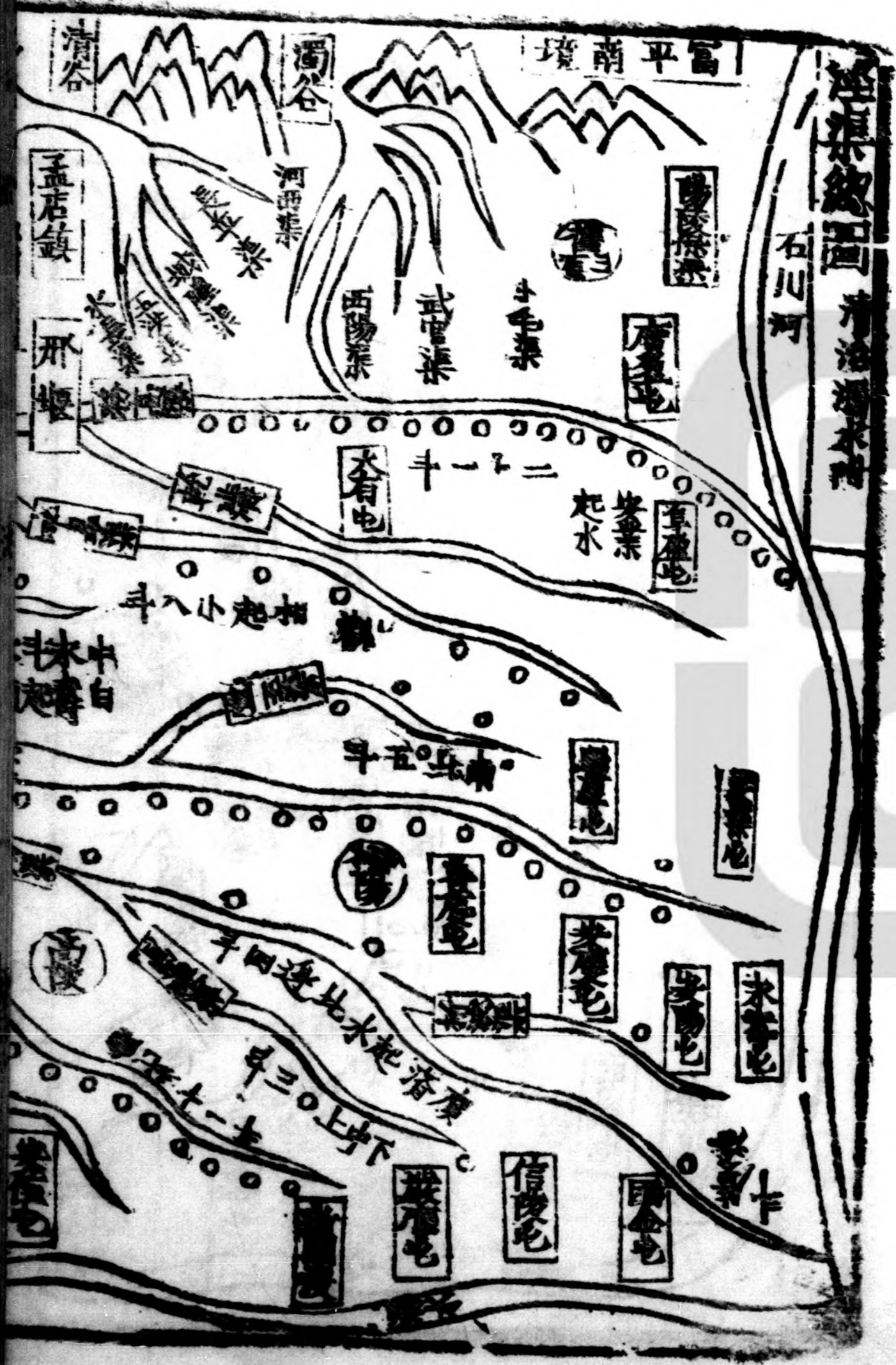
用水則例

設立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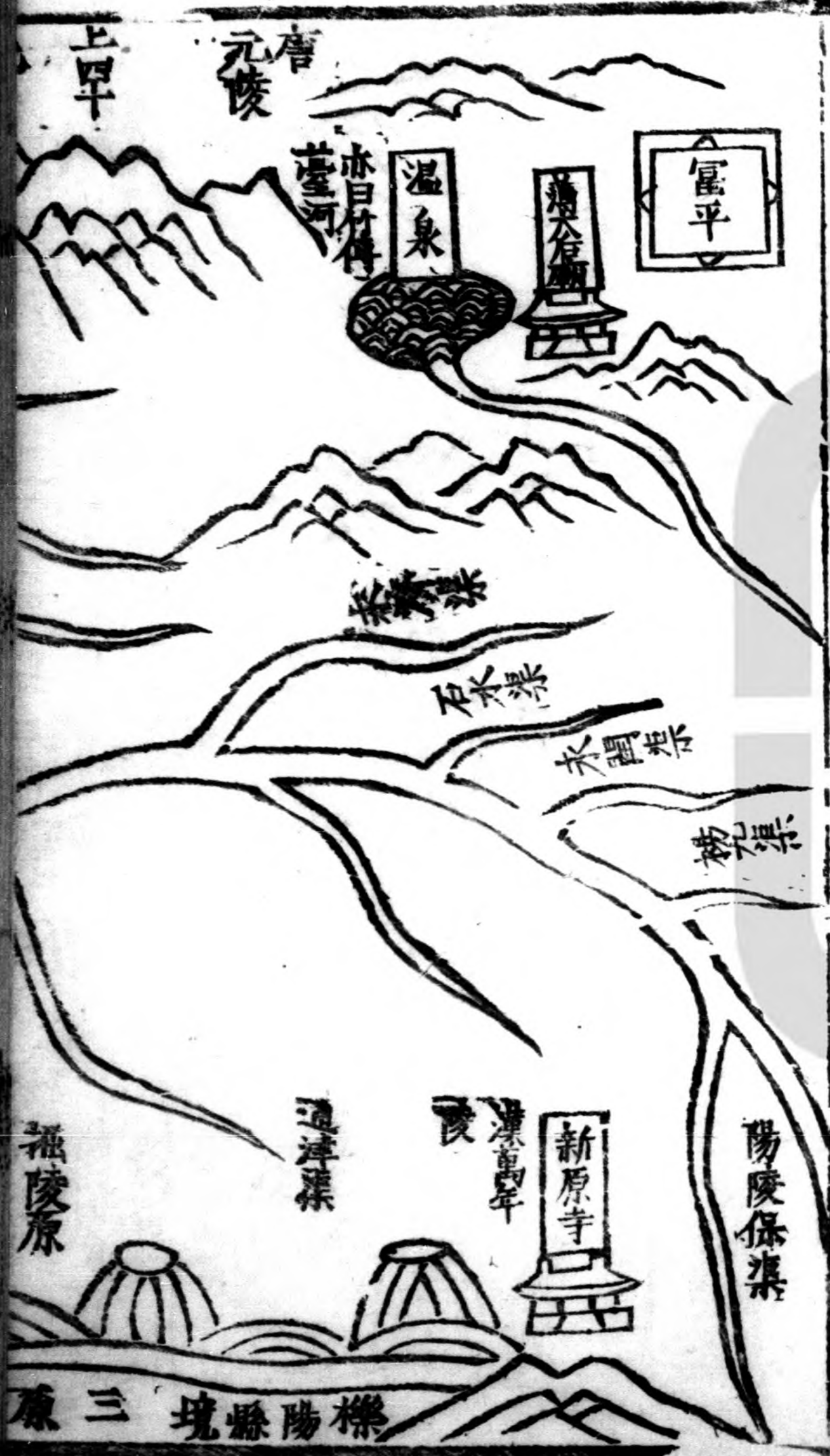
建言利病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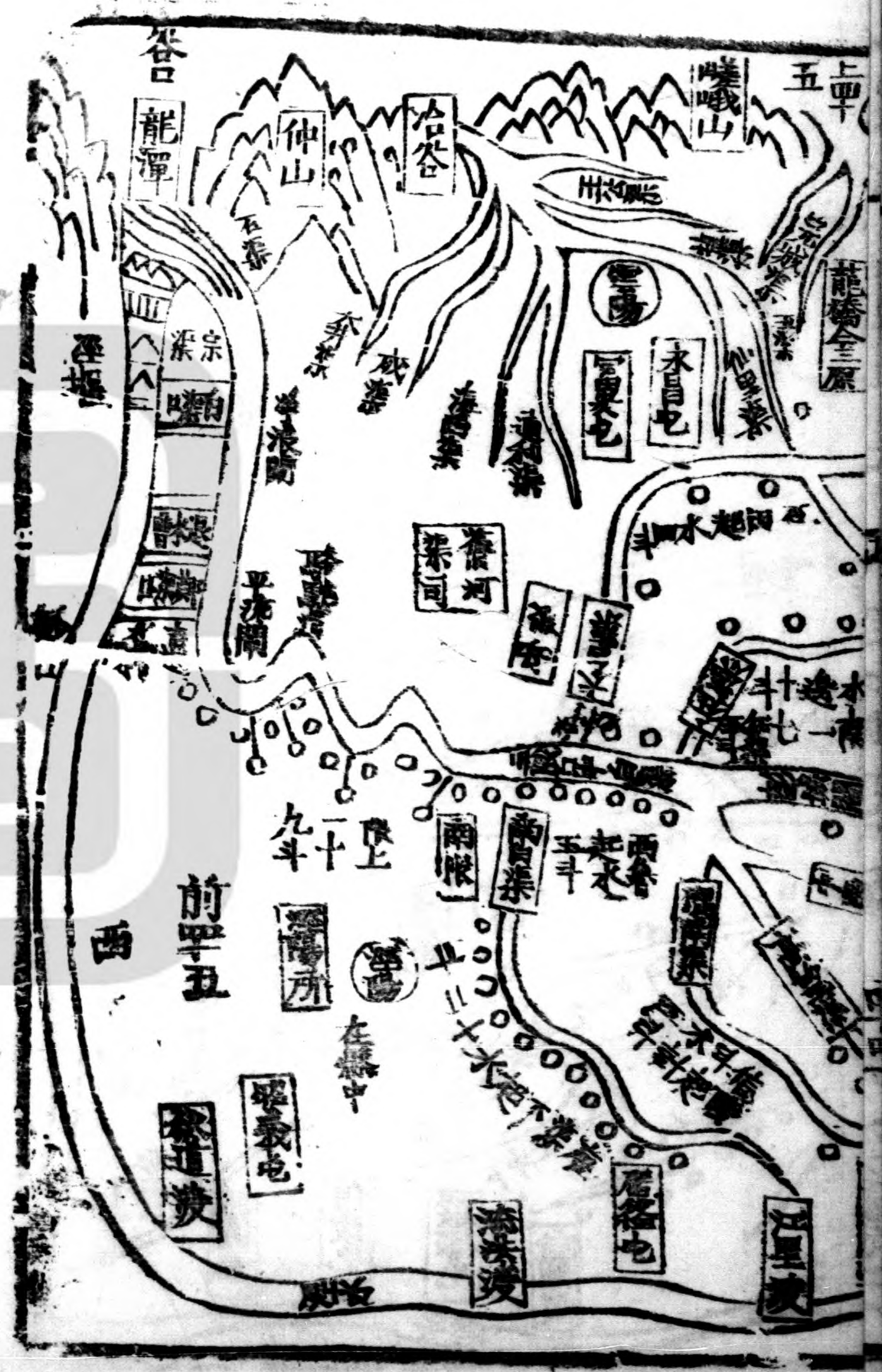






石川澗田圖

卷三



上早

西

前平五





涇渠圖說

渠堰因革

一曰鄭國渠按漢志韓者秦欲罷之無令東伐乃

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並去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洛今漆沮水也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

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

利也卒使就渠渠成而注填闕之水填音濺闕於去聲說文曰濺

濁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鵠音昔鹵音魯也皆收一

鍾

二曰六輔渠漢孝武元鼎六年兒寬為左內史奏請



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傍高印仰之田師古曰在鄭

謂上向素不得鄭國之漑漑者也經曰此則於

國上派南岸更闢六道小渠以輔助漑耳雲陽

原兩縣界渠迹尚存亦疑當當作北岸又兩縣

地也但謂南岸者可疑即輔渠之遺制也

三曰白公渠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秦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

五百頃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

渠起後舉甬為雲决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

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按谷也涇水

自其中出在谷口之上日公非別為一渠也但以此

入于洛白渠尾注于涇渭者由石川河入涇也

豐利碑云考鄭國渠東注洛今石川河之東今渠

頃中鏡不足多也今按沮水一源分為二流本出延

州澄城同州朝邑以達于河亦曰洛水其山脊以東之水

之水經寧州襄洛縣入邠州界至羅州華原南與涇

昔此合至富平縣東南入渭其名亦曰石川河意者古

是漸深涇水不之過故白渠東入洛也後來此河

越此數千頃而已宋碑之說蓋欲引涇水也

四曰豐利渠宋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

天下與白渠會漑七邑田三萬五千九十餘頃

又在白渠之口所謂共堰者是也今有宋豐利渠碑

士候蒙漢碑具存英文考曰



大觀元年閏十月主客員外郎穆京奉使陝西既  
復命以白渠歲罷民堰水起十月盡次年四月其  
間水壩堰與隄防圯壞溉田之利名存而實廢者  
十居八九得獻說者宣德郎范鎬鄜州觀察推官  
穆卞以謂熙寧間嘗命殿中丞侯可自仲山傍鑿  
石渠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泉會下流合白渠鳩工  
自熙寧七年秋至次年春渠之已鑿者十之三當  
時以歲歉弛役今其蹟可考案舊蹟而道建甌之  
勢因民心而興萬世之利易若反掌乃詔本路提  
舉常平使者趙佶與獻說者相地討工二年七月

詔可俾佶董其事經始以是年九月越明年四月  
七渠成下廣一丈有八尺上廣五丈深視地形之  
高下袤四千一百二十丈南與故渠合計工六十  
一萬七百有畸越明年閏八月百渠成下廣一丈  
有二尺上廣一丈有四尺深視地形之高下表三  
千一百四十有一尺南與上渠接又度渠之比視  
其勢高峻留石僅三丈裁通竇以防漲水計工四  
十九萬八百有畸九月甲寅疏涇水入渠者五尺  
汪洋湍駛不捨晝夜稚耄躡呼所未嘗見凡溉涇  
陽醴泉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七邑之田總二



萬五千九十有三頃異時白渠所溉不過二千七百餘頃歲以八月屬民治堰土木一取於民費以億計夾渠之民終歲閔閔然望水之至不可得而輸賦如平時民以時重困是役也費不煩民因民之利工垂成臣穆京適帥秦鳳上遣京視役且撫問官屬給賜工師緡錢遠方知上之德意明見萬里鼓舞趣役不日而成鑿山堙壅民不告勞既奏工上嘉之詔賜名曰豐利渠

開修洪口石渠題名記

石多闕字節畧其文

永興軍耀州六

縣民田簿實自漢晉以來

渠勢高中不能取水迺歲八月六縣令率夫數千集良材起巨堰堰水入渠至明年四月去堰所溉田則二千頃然堰成輒壞或數月壞故興修之功要為文具而民無實利大觀元年今秦鳳路經畧使穆公侍郎京以太府少卿出使陝西宣德郎范鎬承直郎穆卞因言開修洪口石渠之利穆公具聞于朝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公佺被旨相視具陳可成之策朝廷從之遂命趙公總按渠事物議鑿石與涇水適平然後立堰以取水趙公謂立堰當為遠計迺使渠深下水面五尺則無修



堰之弊而利博且久既終功凡石土渠共七千一百一十九尺石渠北自涇水上流鑿山阜南與土渠接初料一千四百二十五尺其後土石接處發土見石迺展一千七百一十六尺通計三十一百四十一尺上廣十有四尺下廣十有二尺淺深隨山勢其最深者三十八尺分隸六縣會工四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三料至始視石之堅柔定以尺寸為二其下石頑攻不中程乃增工二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凡石渠之工總四十九萬八百六十六一年九月工興四年九月畢土渠北自石渠口東

南與故渠接初計六千四百五十九尺而所發石渠既已省一千七百一十六尺其後接故渠處土雜沙石隨治隨壞度不可持久迺即其右開橫渠二百尺與故渠合地脉堅實功簡而徑又省舊所治渠九百六十五尺實計土渠三千九百七十八尺上廣五十尺下廣十有八尺淺深隨地形其最深者七十五尺分隸六縣會工二十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內涇陽三原高陵所隸有石棚隱土下厚或一丈或七尺八尺迺損土工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一而增推鑿之工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九凡



土渠之工總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四二年九月工興四年五月畢渠成惟石渠依涇之東岸不當水衝迺即渠口而工入水鑿二渠各開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勢順流而下又涇水漲溢不常迺即火燒嶺之北及嶺下因石為二洞曰迴瀾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為二閘曰靜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節湍激渠之東岸有三溝曰大王溝小玉溝又其南曰透槽溝夏雨則豁谷水集每與大石俱下壅遏渠水迺各即其處鑿地陷水為柱密布如樞貫大木於其上橫當溝之衝是

雨暴至則水注而下大石盡格透槽之口與石柵接如此已無患餘二溝則鑿渠兩岸比大木覆

字溝水入於涇石柵者石隱地中上下皆土不止

柵狀今所謂暗橋者是也大王溝小玉溝透槽溝

三溝皆在古白渠次北宋豐利溝之東其溝皆從

東來橫衝渠身開渠之時將上二溝下流穿斷惟

透槽溝至渠上適有石柵渠水流於柵下暴雨則

水石從柵上過流入涇河惟二三溝水石皆落渠

中故當時樹木為以拒大石而砂礫尚入渠內

至前金時有主簿荆楚者始當一溝入渠之處構

兩石橋於涇水上使與溝口相接其制橋上外高

入涇河而渠水之患今人猶呼曰涇水橋

又其東且十里曰蔡坑當白渠之南岸其北直大溝溝水暴則岸壞渠流俱潰壅之則渠不能容



而下流為田患迺壘石為渠岸東西四十尺北高八尺上闊十有七尺其南石尾相衝而下四十尺溝水至則渠之所受滿其堤而止其上泄餘水以注坑中與涇合土石之工畢於是平導涇水深五尺下寫三白故渠增溉七縣之田一晝一夜所溉田六十頃周一歲可二萬頃大觀四年九月朝散大夫專管勾未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都大提舉開修石渠飛騎尉蔡溥記

本朝至大元年承德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瑀建言於宋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今用

之

元料渠長五十一丈闊一丈五尺深二丈計積二十

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為一工已開一十四萬三

千五百四十六工五分未開九千四百五十三工

延祐元年興役後至元五年渠成延祐三年至三

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工四分至元三年再開四十二

四百零二工一分五年再開一萬五千九百六十

諸渠○至元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准奉大司農司劄

付呈准中書省劄付先後講究定條畫使水法度

內一欵節文後凡文案做此皆自古以來青治濁

低行大字書之



谷石川金定薄臺等水并耀州三原富平邠州管  
下淳化縣行流河水俱係灌溉田禾於民又利之  
事並令河渠司官管屬聽授節制每渠設渠直渠  
長一名依涇水例請給申破水直接長安志涇陽  
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醴泉七縣皆涇水所溉  
之地今惟涇陽高陵全被涇水之利其雲陽高陵  
涇水不及今引治谷水西北淳化三原北境高印  
界來分為七渠以溉近山之地  
今引濁谷水西北華原界未富平舊時南境北限  
分為六渠以溉近山之也  
大澤豐潤三鄉今皆撥屬三原櫟陽餘地即引石  
川金定水以溉其名見於志曰薄臺川東南入  
涇田十五里○長澤渠溉田十五里○石泉渠溉

田十○里○永濟渠溉田二十里○文昌渠溉田五里  
城○懷德渠溉田三十里○陽渠溉田于五里○直  
醴泉木漢谷口縣治所在涇水西其東北境則入  
灌漑夫役不及宋修石渠六櫟陽外其東北境類  
縣夫亦無醴泉意亦此縣  
高涇不能及遂引石川水逕斷原武功唐咸通中  
東梁才遇白渠西南以溉其地  
六門堰台常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溉武功興平  
咸陽高陵等田一萬餘頃今廢又有昇原渠普濟  
渠皆溉民長安咸寧二縣亦有可溉之水往廢  
田今廢  
縣有龍首渠東南自漣水分出至城四十餘里以  
溉園圃之田其餘民自疏引以溉者又多官府不  
治也○按志所載與今異者  
或各有廢置是以不同

### 洪堰制度



聖朝因前代故迹初修洪口石堰前代洪口即谷口也言云石阻河流為洪又蜀人謂水口今當河中流直縣有射洪徐有山梁二洪義與此同

抵兩岸立石困以壅水困行東西長八百五十尺每行一百零六箇計十一行闊八十五尺總用困一千一百六十六箇

照得洪口往日水擊西岸渠口在東勢直衝堰故常吹去今來復擊東岸自癸巳年創立渠堰每年增修云云困行廣密委是堅牢雖遇水漲止是衝破龍口或捲去堰上石頭或吹損圍口或衝透圍

舊例水軍三十人會理今據本縣縣志云夫二名五縣計一十名會理今據本縣縣志云

近年修理物色石圍每箇用石四十八條二條素條六十擔石積長五百七十五尺寬一丈闊一尺白草一十擔採每八日採打二條一工棗條每人一日採打一擔為一工石積每人一日採打長五尺高一尺闊一尺為一工草積每人一日採打五擔為一工編造每用夫六名一日編造一箇為六工填圍每用夫一十二名為一一工白草五擔填圍每箇長二丈每條用麻三斤

石渠下廣一丈二尺上廣一丈四尺土渠下廣一丈八尺上廣五尺深視地形之高下渠岸兩邊各空



地一丈四尺

舊例岸兩壁無得當攔巡水道徑後稱空地者按

渠身不受耳一立國處河身亦窄今只用國二行  
皆戒於舊矣

立三限閘以分水凡二所三限閘其北曰太白渠中  
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太白之下是為邢堰邢堰之  
上渠分為二北曰務高渠南曰平阜渠彭城閘渠分  
為四其北曰中白渠其南曰中南渠又其南曰高望  
渠又其南曰隅南渠中南之下其北分者曰橋波渠  
其南分者曰昌連渠渠岸兩邊各空地八尺凡渠亦

能出水則改而通之

照得三限彭城兩處蓋五縣分水之要北限入三  
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櫟陽南限入涇陽  
至分水時宜令各縣正官一員親詣限首眼同分  
用庶無偏私若守閘之官不應或妄起閘一寸即  
有數微餘水透入別縣甚可關防三限閘在今彭

城閘又在下二十里或曰平石者秦人音訛也今  
並稱之。圖經云中白渠首承太白渠東入高陵  
界南白渠首承中白渠亦入高陵界長安志云白  
渠自涇陽縣界三限下中限為一渠流至縣界彭  
城與下分為四渠注曰唐寶曆元年令劉仁師請  
更水道渠成名曰劉公渠彭城堰。今按涇渠水  
道斗時多變易以故或與舊迹不同皆因歲久  
渠深岸高水不能上其可通之莫辨為一渠矣



名亦異今惟三限下正渠及彭城下四渠循條  
名其辨波渠道已非故迹今中限正渠彭城關二  
其北有一小渠名曰在渠關下其北又一小渠名  
曰寧三渠若此之類因不能備載也

立斗門以均水總為斗一百三十有五渠岸兩邊各

空地五尺限上斗門十九南邊自白公斗起水次曰

馬斗聖女大斗聖文小斗智光斗石切斗七切斗

何氏斗李相公斗威聖斗店西斗第村斗小留斗

雙槐斗張房斗三南限斗門十二斗起水次唐婆下

中斗唐婆上斗揚南斗杏園斗端正斗佛室斗中

盧從斗長流斗落橋斗省斗曹午斗凡一十斗

限斗門十南邊西斗起水次郭馬斗凡五斗北邊小

渠長流馮下斗起水次長流馮上北限斗門五邊

南園內斗高陽斗狂渠斗凡五斗務高斗門二

石園斗起水次東公斗西公斗

南北玉斗凡四斗此邊師和斗

十三南邊安業斗起水次周閩斗東安仁斗長閩斗

斗歲豐斗閩陵斗神園斗搖斗大王斗小王斗景公

斗通玄斗羅家斗穆王斗薦福斗凡二十一斗北邊

廣盈斗平泉斗門八南邊觀相下斗起水次觀相中

斗平泉下斗平泉中白斗門二十三南邊永壽斗

斗安慶斗東陽斗善利斗普濟斗晉閩斗廣利斗周

吉下斗興聖斗神策斗其十七北邊武強一斗中南斗

閩寧王斗小渠上斗二下斗中斗一凡五斗

門十五南邊雨金斗起水次安陽斗望豐上下二斗  
斗高望斗凡十一宅北邊廣濟柝波斗門一此邊通  
斗馬家斗通速六宅凡四斗  
昌連斗門三南邊下中斗高望斗門十一南邊信陵斗  
下二斗嚴應斗通利下上二斗閩益斗隅南斗門五  
閩仁斗通閩斗魏閩斗北邊任公斗十



南邊信陵斗起水次安信斗西五斗水出斗各戶自以小房家斗新開斗東魯斗

渠引入其田委曲必達

舊例仰渠司正官預為修渠砌壘斗口使無壅滯  
○又躰知得人戶偷開斗口故使渠岸頽毀望令  
溫水偏入其地亦有懶墮不肯修理仰巡監官斗  
門子預為催督利戶修理渠口或令石砌木圍無  
致損壞透漏費水

又如遇開斗澆田渠司差人隨逐水頭監督使水  
如有違犯即便申報

運水槽

凡遇漲水泄以還河

邢堰

堰之始不知起自何時蓋為北限地高水勢不能及遂引清冷二谷之水經三原縣龍橋鎮以東至邢村截可為防堰其水與涇合流以灌三原  
水陽并渭南也所之田今其堰長四十餘步其下  
水分為二渠中有深溝一道蓋古白渠之故道也  
木不敢入故堰絕之分灌高田至今人名其溝曰  
溝乾

凡修渠堰自八月興工九月工畢春首則植榆柳以  
堅堤岸年例先於七月委差利戶各逐地面開淘  
應干行水渠道須管行水通快 又每遇春首令  
各斗利戶逐其地面廣栽榆柳以堅堤岸免至膏  
時修理及禁諸人不得斫伐



凡水廣尺深尺為一微以百二十微為準守者以量水日具六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

舊例三限平石兩處係關防分水禁限五縣各差

監戶一名與都監一同看守限口每日探量水深

尺寸赴司申報徵音味古有微道謂巡禁道也水取以為量水準則之名今農者

耕地一方謂之一微義與此同其法量初入渠水頭深廣方一尺謂之一微

尺下廣一丈上下相折則為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計積一百二十尺為水一百二十微是水之至限

也其三限口各以廣狹視此為準守限者每日探量具微數由報所司憑以分俵水盛則多給水火

刻時放水用斗吏具民田多寡入狀承合得

前人以水

為之語曰水到龜兒背百二十微水管開七寸  
目今水雖至其則猶不及全微蓋渠底不及占  
深也。又水法多言水直直本是  
音訛也正音城作平石云耳

用水則例

凡用水先令斗狀言給由帖方許開斗

舊例仰上下斗預先具狀開寫斗下村分利

戶種到苗稼赴渠司告給水限由帖方許開斗上

下斗分承水時刻澆過苗色頃畝申破水直違時

者斟酌斷遣

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住罷

照得十月一日放澆夏田三月澆麻白地及秋白



地四月止澆一色麻苗一遍五月改澆秋苗今渠  
司舊例五月澆秋每夫三十畝此時麻正仰澆秋  
苗亦渴放水人戶計其所利麻重 苗將水分澆  
水司為不係一色輒便斷罰深為未便議得各人  
合得水限於內分用又不過其所限雖非一色苗  
稼合從民便以厚其利。又舊例驗工合澆麥苗  
秋禾頃畝間遇天旱可澆者不得使水不澆者  
却令使水如此澆溉妨悞不便今後驗  
如不過元數從民便使水

每夫一名澆夏秋田二頃十畝仍驗其工給水

澆一頃  
八十畝

照得舊日渠下可澆五縣地九千餘頃每夫一名  
澆地一頃三十畝自十月一日入水澆田至七月  
十五日住罷方才周遍即今五縣地土亦已開遍  
大約不下七八千頃所起入夫一千五百名每夫  
澆地一頃七十畝計地二千五百餘頃亦是十月  
入水七月方罷以此揆之則所澆之地寔同而入  
官之地數即少明見其餘地畝每歲上是貨賂業  
斗人吏盜用澆溉事發斷罪民甚苦之又切知人



民數多一家之地多者不過一二頃少者或十畝  
故一頃三十畝為限取夫一名以此計之則上戶  
之家不過二名下戶或三戶或五戶出夫一名今  
日地廣民稀難同此例一家所占多者或十頃至  
五頃雖小戶不下一頃有餘是故人民畏其夫多  
匿地盜澆冒罪致罰接踵相繼議得不若全夫一  
名依前限一頃三十畝為則加地一倍止出夫一  
名添給其水如此加倍則民雖少亦可擬往日人  
戶三分之二矣如有盜澆供地不實嚴行斷罰。  
又舊例每夫一名計澆田夏田一頃三十畝秋田

四十畝共一頃七十畝議得今地廣人稀若依舊  
例其水有餘中間不無巡水之徒今無夫之家買  
水澆溉今擬令人戶更不增添夫數每夫一名令  
澆二頃六十畝庶望革去買水之弊。又人戶合  
澆田禾頃畝照依舊例驗工輪番使水各斗下若  
有在前不出夫役使水之家今後無得使水濫澆  
官斗門子人等看猶與水者依例斷罰

行水之序須自上而下而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  
潦輟功舊例各斗分須要從下依時使水澆溉了  
畢方許閉斗隨時交割以上斗分無得違越時刻



又使水屯戶與民挨次自下而上溉田。又體知  
得用水之家多使驅丁看水至冬月澆田遇夜避  
寒貪睡使水空過至明却稱不曾澆溉遲遠由時  
枉費水利合行嚴加斷罰。又五縣行使水斗  
口舊例自下而上挨排次序放澆却因地形高低  
不等累經洪水吹灌渠深地高在前官司權令打  
立截堰放澆今來躰知得其餘斗分不畏公法屯  
利人戶將地不盡實報倚仗人衆接上築打死堰  
將下次利戶合使水直改豁恣意放澆直至夜深  
却將水直分豁下流已下利戶不曾提備以致泛

溢澆迴不應地畝或還入河虛費水利議得除添  
深地尚必用倒堰斗口比及定奪以來權且依舊  
外據其餘斗分務要依例自下而上挨排次序照  
依元冊地畝合澆水直放澆無得似前打立截堰  
縱意澆遠者斷罪按五縣之地本皆斥鹵與他  
郡絕異必領常限水務乃踐  
如失跡一灌雖中澤數降終亦不成  
是以巡一渠之利一日而不可廢也

諸違官禁作姦弊者斷罰有差

照得六司農司元定若有違犯水法多澆地畝每  
畝罰小麥一石至元二十年承奉宣慰司劄付犯  
水人戶有做夫之家亦有不做夫之家議得如係



不做夫之家每畝罰小麥一石興工利戶每畝五斗至元二十九年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講究得違犯水法不做夫之家每歲減半罰小麥五斗興工利戶每畝二斗五升外據犯罪每畝答七下罪止四十七下。又按舊例凡撓越盜用渠岸修築不牢澆溉不應地土渠吏蔽匿不申及斫護岸樹木無故於三限行立者皆有罪罰

設立屯田

庚子年八月欽奉

聖旨以梁 丞允宣差規措三白渠使

據梁 丞奏告京兆府有舊來三白渠兵革以來渠堰缺壞地土荒廢陝西人戶雖有種蒔不得水利稅賦不敷軍馬用度修成渠堰每畝可收一鍾准奏仰梁 丞就帶元降御前金牌克宣差措三白渠使直隸朝廷

至元十一年初立河渠營田使司安置屯田二十八

年改屯田總管府。是年九月十五日  
奏過事內一件節文安西府延安府鳳翔府這三路在前交軍立屯來根脚裏這軍每不是額定的正軍有成都府忙併時分幾處簽來去年省官入



每

奏了這軍交依舊為民來若是這軍每散了呵屯田的勾當得濟的勾當悞了也者這軍每雖交做民呵只交這的每種田不交罷呵怎生麼道也先帖木兒等京兆省官人每奏將來那般者麼道聖旨有來立屯田府的勾當裏三箇路重各立三處營田司衙門休立營田司立一箇屯田總管府衙門委付着好人管着屯田的勾當中也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

聖旨了也欽此都省移咨欽依施行准此省府照得

營田司已經章罷即移元管戶牛地上額辦糧草

已未送納及應干不<sub>一</sub>事件交<sub>外</sub>據六盤迤<sub>東</sub>

彭原等處元係成都接應軍人改為民屯比及別

行設官以采恐悞合辦糧草擬令元管屯田千戶

時暫拘鈐管辦<sub>皇慶元年再內至元十一年創立屯田於各縣交泰德濟下戶四</sub>

<sub>撥屯田〇至元二十一年奏過事內一</sub>件在前車站一千戶放罷收條屯田

設官四員

達魯赤一員總管一員<sub>二官衙內立帶燕河渠事凡有文移止請屯田總</sub>

管府為承事則副總管一員同知一員

首領官三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按牘一員○吏譯人等  
一十五人通事一人譯史一人司吏四人合于一  
百五十二人看水洪口圍堰水軍一十名看守  
彭城分隸水直人夫二名看守邢堰人夫  
名城分隸水直斗門子一百三十五名夫

司屬五所

終南渭南涇陽櫟陽四所各設令一員丞一員平  
涼一所本府注擬正副提領各一人

屯四十八終南九屯懷德屯樂平屯忠力屯曲泉屯  
安化渭南一十六屯懷德屯懷仁屯豐濟屯善  
亭利屯信陵屯嚴應屯正金屯安陽屯涇陽九屯  
交慶屯南志壽屯北永壽屯邵陽屯

豐開屯里仁屯昭義屯富安屯永昌  
屯廣倫屯仁愛屯安信屯華原屯  
廣安屯仁安屯業屯豐樂屯萬全屯  
志屯南莊屯南市屯丹店屯○右渭南所屯田半  
皆在渭南陸地終南所屯全在近山蓋屋等處涇  
陽所屯亦半在醴泉富平華原鄜州直羅等處櫟  
陽所屯除定陵屯在富平外八屯皆用涇水石川  
澆

戶四千八百九十二○地五千六百六十四頃一十

二畝六分三釐八毫內荒開地一千六百八十七

農器二千二百三十三副八分五釐○牛二千一

百零九具一隻九分每牛一具以二十分為率

麥二十石小麥二十石粟一十石草一百束牛一  
隻者地數以下皆賦淨牛三隻以上各隨其分數







月已又吞水漸少入渠之水既微則築堰勞而民  
利寡矣嘗考古今渠利之廢蓋因河身漸低渠口  
漸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不繼於鄭渠豐利不  
得不開於白公之後也今豐利渠口去水又已漸  
高則王御史見開石渠又不盡功若不增治豈惟  
漸失民利慮恐日就湮塞近因巡歷至縣親詣新  
舊渠口一一相視遂採衆論酌以管見苟欲其利  
溥博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兩  
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然其要又在選委得  
人不當惜費今將貼說圖本具呈憲臺照詳施行

○一相視得鄭渠起於瓠口今駱駝灣西北是也  
上至白公渠曰二千七百餘步白公渠口即今小  
龍潭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豐利渠又  
上至王御史新開石渠五十六步已上三堰西北  
高而東南低涇水自仰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  
漸高今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五十餘尺白  
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一丈三尺相懸如此雖欲不  
改不可得也今豐利渠一水亦高七尺有餘方新  
渠未開之時每歲差民起立石圍堰水計用圍三  
百八十箇高一丈有餘費役甚廣而水益艱澁是



以王御史乃於上流窄處疏鑿此渠止用圉一百八十箇宜其省費而水可通也然其底亦高河水三尺所立圉堰厚止三重河流深處圉之高者乃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衝突易於傾壞反不若宋渠之堰鑿石安立椿楸猶以為固也今涇水石底安是以用費益多民力益困詢諸衆言皆言新石渠起於山脚地勢高於接流其底既比元言猶有三尺未開宜與以鑿渠底通行計料再令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圉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其圉但比水高五六尺

則渠受水之多不言可知宜計舊堰廣狹新圉高下即今三重之上截作九重圉堰既低且厚縱遇小漲只於圉上漫流而過不至衝激傾倒設使圉壞亦不妨自然入渠之水此法之外無以復加○一相視得舊閘二所上下相去四十餘步中間元用退水舊槽至今見存其置槽去處上離宋渠四百四十九步離新開石渠五百五十

退水槽近上三十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蓋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



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於佳罷澆  
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開此閘乃退渠水由槽還河  
又當河漲之時或淨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漏漫  
濁水併下兩閘以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安可廢  
而不行近年以來渠湮岸崩民漸失利擬合將二  
閘修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穿淘之工可  
以減半又淨浪相離新渠寫遠濁水入渠必至淤  
澱宜將此閘移於渠口近下一二十步安置○一  
相視得洪口以下石土渠十餘里自古穿淘兩岸  
積土如山舊時將所積高岸開為通道名曰鹿巷

石土渠由鹿巷開至渠口以乘淘出泥壅塞於岸

上堆積或於霖雨其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  
益淺水來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  
河甚不費力緣為累年堆積以至太多是以為難  
此皆有司因循姑息之過也起夫穿淘妨農病衆  
甚為可憐擬合於農務未忙天暖人閑之時差遣  
五縣人夫將鹿巷開至平地般運積土遠離渠岸  
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似前祇閉岸巷暇以歲  
月積土漸除渠道自通人夫亦簡民之  
受賜胡可勝言○一漢



利父者由其委任得人，不惜財費，故也。今自王御  
史建言以來三十餘年，而工尚未成者，原其所自  
實由選委不當，有所靳惜，不能成爾。今欲開鑿前  
渠，復修兩閘，監督之官宜當遴選，工食之給不可  
吝惜。自古及今，為經久之計者，不計重費，成非常  
之功者，惟在得人。今詳此功勞，費雖廣，可以永逸。  
擬合擇選諳曉水利，練達時宜，庶幹官員，度宜優  
給，以成久利之功。如其不然，將見五縣之民，日趨  
窮苦，屯田之置，亦為虛設。况今石渠已至仲山石  
脚，更無開鑿去處，若更不成，是使二千年歷代養

民之利一朝而廢，豈不痛哉！所以行省必合選官  
興治，毋惜小費，明立賞罰，使有懲勸，然後事可集  
而功可成也。

雲陽人楊景道嘗論涇水之善，一則民苦渠堰之  
勞費，獲灌漑之利，二則限畝法弊，論次不明，致使  
小民勸觸刑憲，即欲上言，未果，頗采其說，以附于  
左。其畧曰：至元九年，至十一年，二年，次准大司農，初  
付勸農官韓夫使，耀用宋大守等官，二同講究，使  
承法度，王准中書省，以為定例，雖其節目，若有未  
詳，然其大綱，固已條舉，其後改立官府，至元之法  
漸以廢弛，水法壞亂，多寡不均，加以國堰薄壞，渠  
道淺狹，水利微少，大役繁重，新法相繼，使涇水之  
利及為河北之害。今畧奉三以明其弊，口一至元  
續議，提令人戶，依上年額定實數，更不增添，每大  
今澆夏秋田二者，七十畝，歲望革去，費水之弊，切  
詳所議，寬限之法，如此，明白不見，遵依，今欽奉行  
宜將二頃六十畝之數，俾分三次，兩月一週，每歲



別本缺同

者	可	大	十	皆	及	可	頃	十	勝	者	法	十	九	富	是	澆	年	放
任	開	十	微	以	百	頃	自	一	一	動	動	畝	千	均	深	澆	五	澆
意	七	微	矣	即	二	一	今	三	頃	一	一	是	餘	均	水	澆	月	八
多	多	一	全	今	十	萬	歲	分	七	半	刑	二	頃	獲	大	澆	計	十
淫	乎	夫	水	水	微	四	十	去	十	而	憲	分	以	水	小	澆	八	七
實	若	猶	一	小	全	千	月	一	畝	及	故	之	今	矣	不	澆	个	畝
弱	夫	當	歲	為	數	余	為	為	之	者	至	中	屯	。	一	澆	月	不
遠	立	澆	每	難	則	頃	始	八	少	尚	元	盜	利	又	斷	澆	若	限
水	限	田	夫	殊	一	假	今	十	今	有	寬	澆	人	水	續	澆	其	名
者	大	五	可	不	歲	使	徼	徼	以	一	限	者	夫	例	和	澆	深	色
愈	寬	頃	澆	知	所	開	一	一	渠	半	作	常	一	云	繼	澆	堰	自
不	倘	限	一	今	澆	啓	晝	晝	水	其	二	有	千	渠	可	澆	如	今
得	遇	以	十	日	又	渠	夜	計	計	法	頃	二	八	下	後	澆	法	歲
則	天	二	余	水	不	堰	可	可	之	雖	六	分	百	可	澆	澆	水	十
故	旱	頃	頃	數	止	便	澆	澆	全	未	十	是	名	澆	澆	澆	流	月
就	水	六	今	亦	是	利	田	六	水	盡	畝	以	限	澆	澆	澆	不	為
二	有	十	更	不	今	致	六	十	一	善	則	人	澆	澆	澆	澆	向	始
頃	六	十	成	下	論	使	十	十	百	而	明	皆	澆	澆	澆	澆	可	至
力	豈	十	作	人	者	水	日	余	二	猶	澆	犯	多	澆	澆	澆	以	來



不可以稼自被浸灌遂為沃野至今千餘年民賴  
其利但渠初鑿之時渠與河平勢無齟齬歲月激  
滌河低渠高遂不可用雖白公趙佗繼之於後終  
亦不能久者蓋仲山洪口萬嶺環複兩崖劃斷  
河流湧出勢如建瓴復阻石堰其怒愈甚土石承  
委不得不胸今其下有小龍潭其深不測是水激  
射而成也河既漸下渠岸自高所灌之田日復淤  
開雖強壅遏境無良策今新石渠已迫山足又高  
三四尺矣苟不可行千載之功誠為可惜抑嘗考  
夫涇之形勢人有生長其處耳目習熟猶或不知



不知韓人鄭國一入敵境何遽識此而開萬世之

利不亦神乎雖然利之所在害必從之今五縣之

民歲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捷石伐木掘泥懸土入

水置困下臨不測今溼乘兩岸累年淘出泥沙壅

面如視井底每年差五縣人夫入深負龍撓曳而

工依舊堆積及洪口安固之處水深丈余其底皆

石水流湍急下入龍潭其深不測所置堰壩不勝

者有溺

十月引水以嗣來歲入秋始罷又復就役寒暑晝夜

不得少休水法自十月放水至明年七月始罷

蓋然後乃通嘗問其故以為或開疏雍木即不

故人有地餘之說

而墾闢耘斂播植之勞猶不與

焉加以官府程督旁午畦陌條約限禁瑣屑尤甚

近年水脉艱澁所潤益寡紛爭訟閱姦弊百出究

其委曲胡可盡言於是民有上訴願弛其利以免

劬瘁有司以故事舊規不敢輒許嘗聞諸水家民

者便而多利遠水而地高者難而寡利又為限

所拘不得以修治役大近嗚呼夫韓本欲疲秦人

於一時不知後世病復甚耶由是言之為之奈何

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使西門

史公兒內史白中大夫為之吾知其有不患者矣



當今之時必欲繼疏鑿之功復古人之迹使千百  
世未末而無蔽者世果無高智絕倫卓犖奇偉如  
若人者哉

圖說終